

31257



自三第

#814

Σ 121

劇本一中國

佛西戲劇第三集



3 0614 2797 1

31251

注意

集內各劇均經各地先後排演，并由作者在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劇場親自實驗。茲後未得作者許可，絕對禁止排演，翻印，或改編為電影。通訊處北平石駙馬後宅五號。

再者此集本應早日出版，祇因原稿於一二八滬變與商務印刷所同罹國難，以致今日方與讀者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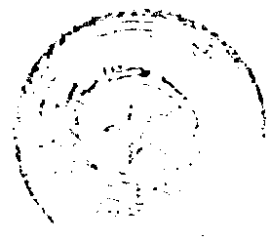
佛西戲劇第三集

854.6
856
2:3

佛四戲劇

目錄

愛情的結晶(三幕).....	一
模特兒(獨幕).....	七五
裸體(獨幕).....	一〇七
一對近視眼(獨幕).....	一二五
偶像(獨幕).....	一四七
蒼蠅世界(三幕).....	一六三



佛四戲劇

愛情的結晶

全劇登場人物：

陸秋星

陳大鵬

老劉

小馬

劉天予

第一幕

大大飯店的九十五號房間。以布幔隔成內外兩部，內部置牀妝臺等。外部有沙發屏風桌椅。

開幕時，布幔未啓，內有嬰兒啼哭。大鵬與秋星在幔外，面帶憂色。秋星手中拿着一份報遞給大鵬。

秋星 你看見這段新聞沒有？

大鵬 我早已看見了。

秋星 你看見了不覺得難過嗎？

大鵬 不。我覺得我們是愛的結合，這個小孩就是我們愛情的結晶。既未犯國法，又未幹

過虧心事，我看了這段新聞，並沒有什麼難過！

秋星 你可以這樣講，我卻不能這樣說。

大鵬 爲什麼？

秋星 因爲你是男人。男人看見這段新聞，自然不像我們女人心裏難受！我覺得我再沒臉在世上做人了！你瞧，這報上把我的真名真姓和我父親的名姓都宣布了。你想，我父親在社會上是這樣一個愛體面的人，出了我這樣一個不顧體面的女兒，真要氣壞了！

大鵬 我覺得沒有什麼。

秋星 因爲你處的地位不同！假如你當時不引我上飯店，我何至今今天來受這種罪！

大鵬 秋妹，請你不要提起這些事情罷，提起來，你我都有責任：你一不是小孩，二不是傻子，當時我叫你上飯店，你就跟我上飯店？足見當時上飯店是你我都同意了的舉動。我到現在還覺得這種舉動是我倆幸福的開始。那一晚是你我最快樂的一晚！最可紀念。

的一晚！

秋星 可是現在的痛苦由我一人來獨自忍受！

大鵬 我沒有爲你忍受嗎？

秋星 對了！你爲我忍受了！你把我藏在這飯店裏，你啦，躲着不見面，這都是你爲我忍受痛苦的證據！

大鵬 秋妹，請你不要生氣。你現在的身體是不能生氣的。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請你原諒。現在我們不應該鬧氣，應該想辦法。你打算怎麼辦呢？

秋星 我們倆馬上離開中國！

大鵬 離開中國？

秋星 對，離開中國！

大鵬 到那裏去？

秋星 到南洋去。

大鵬 到南洋去幹嗎？

秋星 做買賣去。在南洋我有朋友，他們在那裏做橡皮生意，現在都發財了。

大鵬 我看這事還得斟酌。

秋星 沒有什麼斟酌。我在中國沒有臉再作人了。我已打定主意到南洋去。你去不去隨便：假如你不去，我單獨去！

大鵬 秋妹，我看你不必如此輕易拿定主意，也許你將來要反悔。

秋星 我決不反悔。我已拿定主意。在中國做人沒有什麼滋味。請你馬上去替我買船票。

我明天就動身。我這一生要消磨在南洋！

大鵬 你不留戀中國嗎？

秋星 中國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大鵬 你捨得永遠離開你的父母嗎？

秋星 我雖捨不得離開他們，但是我幹出這種下賤事情，他們不會留戀我，我亦沒有臉再見他們。唉！

大鵬 你將來不反悔嗎？

秋星 決不反悔。

大鵬 我勸你還是斟酌斟酌。

秋星 用不着再斟酌。至於你呢，倘若還是愛我，你就跟我一塊兒去，否則你可以隨便，決不勉強。

大鵬 我現在更愛你了！

秋星 那麼咱們就同走！

大鵬 我們這個小寶貝怎麼帶去呢？

秋星 不帶去。

大鵬 不能不帶去，他是我們愛情的結晶！

秋星 他是咱們愛情的傷痕，我決不能帶他去。

大鵬 那麼你打算怎樣安置他。

秋星 我早已拿定了主意。我馬上就能安置他。

幔內嬰兒啼哭聲。

秋星 我去安置他。只有這是最好的辦法！

秋星進幔，大鵬隨之而入。

大鵬 你瘋了嗎，秋妹？

秋星 大鵬，你不要害怕！這沒有什麼可怕，這……這……是愛他最好的辦法！

大鵬 秋妹！這決計使不得的！這決計使不得的！這太慘無人道了！你放手罷！你放手罷！

大鵬推秋星出棧。

大鵬

(泣) 秋妹，你忍心嗎？你忍心把我們的愛情的結晶弄死嗎？你忍心嗎，秋妹？

秋星

(泣) 這是沒有辦法中最好的辦法。我想出這種辦法來實在是痛上加痛！你想，假如不把他弄死，你又怎麼安置他呢？

大鵬

我們不會把他帶走嗎？

秋星

這是決計辦不到的。他沒有名分跟我們走，我們亦沒有名分帶他走！

大鵬

他不是我們的兒子嗎？

秋星

是的，他是你我的兒子，是我們不敢承認的兒子！假如現在有人到這飯店來問你：

『這是誰的兒子？』你有勇氣回答這是我們的兒子嗎？

大鵬

我有這種勇氣！

秋星

因為你是男人。

大鵬 你呢？

秋星 我沒有這種勇氣，因為我是女人！我只有把他弄死的勇氣！

（轎內嬰兒啼哭聲加大。）

大鵬 他的聲音越哭越大了，我求你進去給點乳他喫罷？

秋星 我不願喂他！我拿定主意要餓死他！

大鵬 世界上有這麼狠心的母親麼？

秋星 我不是他的母親！

大鵬 我求你，秋妹，我求你不要這樣硬心！假如你不憐惜我們的愛情的結晶，亦請你憐惜我，憐惜我們的愛情！

秋星 大鵬，你要放明白點。並不是我硬心。你要知道在中國這種社會制度下，私生子是不會有地位的。與其將來讓他長久的受磨折，倒不如現在讓他早夭折！我這實在是愛

護他！

大鵬 既是讓他生，就不忍讓他死！

嬰孩的聲音哭得幾乎嘶絕。

大鵬 他快要餓死了，倘若你再不去喂他？

大鵬入轎內將嬰孩抱出，在室內遊蕩，口中并唱着一種催眠歌調。

大鵬 像這樣一個又肥又胖，方頭大耳的寶貝兒，你忍心讓他餓死嗎？

老劉上，滿臉笑容。

老劉 陸小姐，我得替您道喜！

秋星 （怒目相視）道什麼喜！

秋星入轎。

老劉 陳先生，我亦得給您道喜！

大鵬 給我道喜？給我道什麼喜？

老劉 您啦添少爺了！

大鵬 老劉，少說廢話！

老劉 是！是！

大鵬 老劉，你老實告訴我：這飯店裏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麼？

老劉 沒有人知道。

大鵬 當真沒有人知道？

老劉 我那敢騙陳先生！

大鵬 那麼我要請你幹一件事情。

老劉 什麼事情，您啦？

大鵬 一件積德的事情。

老劉 只要是積德的事情，我沒有不願意幹的。

大鵬 這好極了。我要請你將這個小孩送出去。

老劉 送出去？

大鵬 送出去。

老劉 送到那兒去呀，您啦？

大鵬 隨便你送到那兒去。

老劉 請陳先生不要和我開玩笑罷？

大鵬 我說的是真話。只要你能將這個小孩送出去，不但陸小姐感激你，就是打亦感激你。

老劉 我真不明白陳先生是什麼意思？

大鵬 這個意思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不願意要這個小孩，所以我們要把他送給別人。

佛 西 戲 劇

你知道有人想要小孩麼？

老劉 你這話是真的麼？

大鵬 當然是真的。

老劉 不管什麼人要他都行？

大鵬 都行。

老劉 窮人要他也行？

大鵬 也行。

老劉 像我這樣的人要他行嗎？

大鵬 當然行。

老劉 那麼就請您給我！

大鵬 你有老婆麼？

老劉 有的。

大鵬 你老婆願意麼？

老劉 不瞞陳先生說，我今年白白的活到四十歲了；我十九歲就討了老婆，到現在還沒有小孩，您看傷心不傷心？我老婆天天盼望我替她生個大兒子，我也天天盼望她替我生個小寶貝，那知到現在還沒有結果！

大鵬 既是如此，好極了。你抱去！

老劉 陳先生，你不是和我開玩笑的罷？

大鵬 你這人真麻煩！我又不是小孩子，怎麼會和你開玩笑呢？

老劉從大鵬手中將嬰兒抱過來。

老劉 那麼我抱走了，陳先生？

大鵬 你抱走罷。

老劉走到門口又回來。

老劉 陳先生，我還是不敢要。

大鵬 爲什麼？

老劉 這個小孩不是陸小姐生的嗎？不要回頭我抱走了，陸小姐不願意？

大鵬 陸小姐沒有不願意的，你竟管抱走罷。

老劉 不成，停一會兒陸小姐和我麻煩起來，我簡直沒有辦法！

大鵬 秋妹！秋妹！請你出來一下！

秋星上。

秋星 老劉，這個小孩你肯要很好，我很感激你，但是你絕對不能告訴別人說他是我生的。就是他長大了，你也不可以告訴他自己的母親是誰！你懂了麼？

老劉 懂了，我懂了，這事決不能告訴別人的。

秋星 既懂了，你抱走罷。

老劉 謝謝陸小姐和陳先生賞給我這麼一個寶貝兒！

老劉下，秋星大鵬相對默然。

大鵬 秋妹，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秋星 我現在覺得快樂了。你呢？

大鵬 我心裏終覺得有點不舒暢。現在雖是把他送走了，可是我老以為我們不應該拋

棄我們的愛情的結晶！

秋星 我的心腸并非鑽石做的。不過逼得沒有辦法，纔出此下策。但願他將來能做一個
人，一個有用的人！將來沒有人把他當着私生子看待！

大鵬 這就全靠他的命運了。

秋星 我終覺得這是冒險。

大鵬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

秋星 假如不幸，將來這個嬰孩成爲害羣之馬，倒不如現在趁他不知痛苦的時候將他弄死；萬一他將來成了有用之才，而社會一般人視他爲私生子，叫他活活的受着社會的冷笑熱罵，豈不使他更痛苦嗎？現在我們將他送給別人去撫養，終是帶着一點冒險性。

大鵬 你這完全是科學家的話，過於理智，太無情感。你要知道他是我們的肉，我們的血，是我們的愛情的結晶。我們決不忍親手將他弄死！

秋星 與其將來別人將他害死，倒不如現在自己把他弄死！

大鵬 好罷，現在不談這件事了。你去拾搭拾搭罷，我們今天下午決計離開這裏到天津去候船。不然，你父親還會找到這裏來麻煩的。

秋星 現在請你放心，我父親決不會再來麻煩。

大鵬 何以見得？

秋星 我們倆的事情現在已經成爲公開的祕密了，誰都知道。我父親當然也在報上看見我們的新聞。他是最要面子的人。他決不會再來找我了。唉，鵬哥，爲了你，我不能不算犧牲了一切，犧牲了我的身體，我的前途，我的名譽，我父親的名譽！

大鵬 秋妹，爲了你，我亦決計犧牲一切。所以你說到南洋去，我就跟你到南洋去。將來無論到了什麼地步，我們永遠不反悔！

老劉抱嬰孩上。

大鵬 老劉！怎麼啦？

老劉 陳先生，陸小姐，真是對不住。這個小孩還是請您倆自己留着罷。

大鵬 爲什麼你又不要呢？

老劉 我不敢要。

大鵬 爲什麼你先前敢要，現在不敢要呢？

老劉 因爲有人說……我養不活他。

大鵬 這不要緊，老劉，我給你一百塊錢，只要你好好的撫養他。

大鵬由袋內取鈔給老劉。

老劉 陳先生，這就感恩不盡了。請陳先生不要見怪，我并非存心敲竹槓，我實在沒有辦法。您想，我還得僱奶媽。至少得三塊錢一個月。

大鵬 這沒有什麼。

老劉 那麼，我趕緊回去叫我老婆僱奶媽。謝謝您，陳先生陸小姐！

大鵬 用不着謝。

老劉下。

秋星 我們馬上就離開這裏罷，免得麻煩。

大鵬 你的身體行嗎？

秋星 我的身體沒有什麼。

大鵬 常聽人說產後的身體要特別保養。

秋星 我的身體很強，沒有關係。

大鵬 暫且更換一個飯店住兩天再走，使你好好的休息一下？

秋星 也好。

大鵬 那麼我去櫃上算帳。叫汽車。

老劉又抱着嬰孩上。

大鵬 老劉，又是什麼事？

老劉 陳先生，實在對不住，我還是不能要這個小孩了！

大鵬 又是爲什麼？

老劉 不爲什麼。

大鵬 你一定有緣故？儘管說，不要緊！

老劉 這裏的人都說他是私生子！

秋星 這裏的人都說他是什麼？

老劉 私生子！

大鵬 老劉，你不要信他們那些瞎話罷，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老劉 陳先生，您不要說沒有關係，這關係可大着啦！不管怎樣，我是不要的。還是您抱去罷！這一百元亦還您。對不住您。

大鵬 秋妹，你看這怎麼辦？

老劉 只要不是私生子倒好辦，私生子真沒有辦法！

秋星 交給我！我有辦法！

秋星欲從老劉手中將嬰孩奪過去，大鵬阻之。由袋內取鈔。

大鵬

老劉，這裏有三百塊錢，希望你拿去撫養這個小孩。外人的閒話你不要聽。

老劉

這就不敢當了！

大鵬

現在你還有什麼可說？

老劉

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只有謝謝您。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把這個小孩撫大成人。

決不辜負陳先生這番恩典！

大鵬

這很好。我與陸小姐都感謝你。

老劉

回頭見您啦！

秋星

站住！

老劉

什麼？

大鵬

沒有什麼，你走就得了！

佛 四 戲 劇

老劉抱着小孩下。

秋星

我怕他終要走錯了！

第二幕

二十年後的大飯店。九十五號。仍以布幔分爲裏外二間。人物雖依舊，惟心情已轉變；傢具雖如故，但色調已消沈。處處顯出今不是昔，今不如昔的景象。只有壁上的月份牌較前更大，更鮮豔，更惹人注目。開幕時陳太太，卽二十年前的秋星女士，頗不自在的坐在沙發上。陳老爺，卽當年秋星的愛人陳大鵬先生，在室內踱來踱去，聲色極顯煩悶。他們都變了，尤其是秋星。假如你不仔細看，你幾乎要不認識他們了。

大鵬 這到那裏去找呢？卽是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也比這件事情容易。你想，從一九三〇年到現在足足隔了二十年了。這個飯店雖是從前那個飯店，這房間雖是從前那個房間，但這裏的事事物物都變了！

秋星 對！都變了！什麼都變了！你也變了！我也變了！我們都不是從前了！我們都老了！這是二十年來的成績！

大鵬 對！這是二十年來的成績！

秋星 金錢，勢力，安樂，我們都有了！現在只短少愛情的結晶！倘若能夠尋回來！我們失去的寶貝兒，我就可以死了！死也心安了！唉，我真反悔極了！

大鵬 到現在還沒有一點線索。只要找到了老劉就好辦，可是……

秋星 大鵬，我不能再忍受了。倘若你不設法找到我的寶貝兒，我知道我不能活了！我一定要瘋了！我已經瘋了！我要在這個飯店瘋，我要在這個飯店裏死，因為我曾經在這個飯店裏作了惡！

大鵬 希望你不要性急。

秋星 我真不敢回憶！可怕極了！唉，這也是應有的報應！當時不到南洋去也好！大鵬，你為

什麼當時要到南洋去？

大鵬 那不能怪我。到南洋去是你的提議。

秋星 你要知道當時我不能不去。你爲什麼不替我想別的法子呢？何必一定要讓我到南洋去，以致失去了我們的寶貝兒？我們到南洋不到兩年我就想回來，你爲什麼不讓我回來呢？一直等到現在，二十年已經過去了，你纔同我回來，但是遲了！已經遲了！這不能不怪你。

大鵬 這怎能怪我呢？

秋星 況且當時我實在不願意拋棄我的寶貝兒。都是你的聳恿，鑄成了這個大錯。唉，我這二十年來的痛苦都是你賜給我的喲！

大鵬 秋星，我知道你困了。你的神經又亂了。你還是到牀上去躺一會兒罷？

大鵬將秋星扶入轎內，然後輕輕走出轎外坐下。秋星在轎內仍是喃喃的着念：『我們的寶貝兒，我們的

佛·四·戲·劇

愛情的結晶！

大鵬 可憐的秋星，沒想到他竟病了！

大鵬按電鈴，飯店聽差小馬上。

小馬 是您叫嗎，陳先生？

大鵬 是的。怎麼樣，有消息麼？

小馬 已經找到了。

大鵬 已經找到了？人呢？

小馬 馬上就來。

大鵬 是老劉麼？

小馬 是老劉。

大鵬 你不是騙我們的罷？

小馬 豈敢，您啦？

大鵬 您的名字是小馬嗎？

小馬 是的，先生。

大鵬 看你不出，年紀這樣輕，辦事卻很能幹，這裏有一百塊錢是賞你的。

小馬 請……請陳先生不要和我開玩笑罷？

大鵬 爲什麼？給你一百塊錢有什麼開玩笑？拿去！

小馬 我……我不敢拿。

大鵬 爲什麼？

小馬 太……太多了！

大鵬 哦？原來你嫌少了？好，加上二百！

小馬 您……您別嚇壞我了把？

大鵬 拿去拿！

小馬 我決不敢領受，陳先生！

大鵬 我看你這孩子真有點傻！給你幾百塊錢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拿去罷，不然你就是看我不起！

小馬 我在這飯店裏當了十年的伙計，從來沒見過客人這樣慷慨的賞過錢，普通客人至多賞個十塊八塊的就是了不得，您……您現在賞我三百塊，這不要把我嚇壞了嗎？

大鵬 你用不着大驚小怪。我是這飯店裏的特別客人。我是這飯店裏的老主顧。我二十年前就在這裏住飯店。我與這飯店有深切的關係。況且我在南洋發了財，現在有的是錢。你收下罷，不然，你就悔謾了這飯店裏的老主顧！

小馬 那麼我只好收下。謝謝您啦陳先生！

大鵬 用不着謝。你在什麼地方找到老劉的？

小馬 在城外。

大鵬 他現在老了罷？

小馬 他老人家已經六十多歲了。

大鵬 他一會兒就來嗎？

小馬 他一會兒就來。

大鵬 你怎麼認識他的？

小馬 我十三歲就在這裏當小伙計，在廚房裏幫忙洗碟子刷碗。劉伯伯那時候是這裏的茶房頭。

大鵬 你現在幾歲了？

小馬 二十三歲了。

大鵬 老劉是幾時離開這飯店的？

小馬 六年前。

大鵬 你知道老劉有兒子沒有？

小馬 他有一個兒子。

大鵬 他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小馬 叫劉天子。

大鵬 你知道他的兒子今年幾歲了？

小馬 他比我小，今年纔二十歲。

大鵬 不錯。二十歲。一點兒不錯，他今年剛剛二十歲。你怎麼認識他的？

小馬 天子當時也是在這飯店裏做小伙計，我與他很要好。

大鵬 他爲什麼現在不在這裏做呢？

小馬 這就請您不要問了罷。

品 籍 的 情 愛

大鵬 爲什麼！趕快告訴我！

小馬 真是可憐，我簡直不忍說！

大鵬 他死了麼？

小馬 倒沒有死！

大鵬 那麼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小馬 在監獄裏！

大鵬 什麼地方？

小馬 監獄裏！

大鵬 監獄裏？他爲什麼會到監獄裏去了？

小馬 因爲他打死人！

大鵬 打死人？

佛 四 戲 劇

小馬 打死人！

大鵬 這可糟了！這可糟了！他爲什麼要打死人呢？

小馬 因爲有人罵他！

大鵬 被人罵了何至打死人呢——這裏一定有別的緣故吧？

小馬 因爲罵得他太厲害了！

大鵬 罵他什麼？

小馬 罵他……罵他……

大鵬 什麼？

小馬 私生子！

秋星此時突從棧內出

秋星 什麼？

小馬 私生子!

秋星 胡說!我們的寶貝兒在什麼地方?請你馬上交給我!

大鵬 太太,請你靜靜的坐下。讓我來細細的問他。

小馬 我不敢再說了!

大鵬 你今天非說個清楚不可,爲什麼人家要罵他是私生子?

小馬 我……我不知道。

大鵬 他究竟是不是私生子?

小馬 請您不要問我!我不敢說!

大鵬 告訴我,不要緊。

小馬 告訴您了,可是請您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大鵬 決不告訴別人。

小馬 聽說他確實是個私生子！

秋星 你怎麼知道？

大鵬 對，你怎麼知道？

小馬 這個事情我可以告訴您，可是您千萬不要告訴別人。聽說在許多年前，那時候劉伯伯還在這裏做伙計，有一對不正經的男女……

秋星 有一對什麼？

小馬 有一對不正經的男女在這裏……

秋星 在這裏幹什麼？

小馬 在這裏苟……

大鵬 後來怎麼樣呢？

小馬 後來在這裏生了一個私生子。

秋星 什麼？

小馬 私生子！

秋星 居然有人敢把我的寶貝兒當着私生子！

大鵬 秋星，請你靜靜的坐下。讓我問個清楚。後來——？

小馬 後來那個女人想把那個小孩縊死！

秋星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決沒有的事！

大鵬 秋星！後來呢？

小馬 後來劉伯伯沒有兒子纔把他收下來撫養，起名叫劉天子。

大鵬 叫什麼？

小馬 劉天子。前年有一個叫王開泰的罵他，罵他是私生子，兩人就打起來了，結果王開

泰碰在石頭上死了，天子就被抓到監獄裏去了！

大鵬 唉——

秋星 被抓到監獄裏去了？

小馬 可不是嗎？唉，真是可惜！天子是個極聰明極能幹的人，平常向來不和人家打架。那次他實在氣極了！無論罵他什麼他都不生氣，唯有罵他私生子，他可不答允！他最惡人家叫他私生子！

秋星 唉呀！我的可憐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大鵬 那麼現在有法子把劉天子從監獄裏弄出來麼？

小馬 自然有法子，只要有錢。這件案子到現在還懸着沒了啦。因為王開泰家裏只有一個妻子，她要求三千塊錢，這件案子就可以和平了結。但是劉伯伯那裏籌得出這筆款子？

大鵬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好，你去，你趕快去把老劉找來，我自自辦法！只要是關於錢

的事情就容易辦了！

小馬 陳先生，您爲什麼這樣關心劉伯伯的事情呢？

大鵬 這用不着你管。我將來還要重重的謝你。

小馬 那麼我去瞧瞧。也許劉伯伯已經來了。

小馬下

大鵬 秋星，請你靜靜的等着。只要找到了老劉就不愁尋不到我們的寶貝兒。

秋星 我還怕老劉不認識我們？

大鵬 他一定認識我們。

秋星 你要知道事情已經隔了二十年了。他已經六十多歲了。

大鵬 別的事情也許他會記不清楚，唯有關於咱們倆當年在這飯店裏經過的情形，他

決不會忘記的。

秋星 就是劉老頭認識咱們倆，我還怕他不肯交還咱們的寶貝兒？

大鵬 你放心。他不會不肯的。咱們有的是錢。錢能通神。何況他又年老了。

秋星 就是因爲他年老了，我怕他不肯？

大鵬 這就不敢說了。

秋星 唉，有時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自己！當初爲什麼要那樣的堅決，現在爲什麼要這樣的追悔怪！

大鵬 我亦覺得怪。

秋星 我真不了解我自己！

大鵬 現在你覺得安靜一點嗎？

秋星 清楚一點了。

大鵬 聽說找到老劉你心裏舒暢了一點嗎？

秋星 舒暢多了。

小馬老劉上。老劉年近古稀，鬚髮皓白。耳目均不十分靈便。故大鵬秋星和他談話聲音都得加重。

大鵬 這是老劉嗎？

老劉 您是陳先生嗎？多年沒見了！您啦好嗎？

大鵬 我們都很好嗎？你呢？

老劉 唉！

秋星 你還認識我嗎，老劉？

老劉 您認識認識！您不是陸小姐嗎？

秋星 是的，我是當年的陸小姐。

大鵬 她早已是陳太太了。

老劉 是什麼太太……？

大鵬 是我的太太了。

老劉 哦，陳太太！陳太太！

秋星 老劉，我看你真老了！

老劉 是的，老了。我看您也不是從前了，陸小姐！

秋星 請你不要再叫我陸小姐！

老劉 我真老糊塗了！陳太太！陳太太！我看您也變了。都不像從前了。倘不細看，簡直不認識了。

大鵬 年代隔久了。

老劉 今年整整二十年了。

秋星 你還記得當年的事情嗎？

老劉 記得，記得。怎麼不記得，並且記得清清楚楚，嘿，嘿，嘿。

大鵬 你還記得嗎？

老劉 記得記得。那些事情誰也忘記不了。

大鵬 你知道我們將那個小孩給你了，後來到那裏去了嗎？

老劉 這可不知道。

大鵬 後來我們到南洋去了。我們在那裏正式結婚了。在南洋住了十九年，買賣很發達，錢亦賺得不少，只是陸小姐時常記念給你的那個小孩，所以纔回來；一回來就逼處托人找你，好容易今天纔找到你！

老劉 請您不要提了。提起來我又要傷心！自從您倆走了，我就盡心盡力的撫養天子，還送他上了四年小學，後來又送他到一個木廠裏學監工，那知道前年他與人打架，誤傷了人命！上頭判決要我賠償三千塊人命費！您想我那有這種力量。可憐天子現在還在監獄裏。

秋星 他爲什麼會誤傷人命呢？

老劉 因爲有人罵他。

秋星 罵他什麼？

老劉 罵他——罵他——

大鵬 閒話少提罷。我這裏有一張五千塊錢的支票，你趕緊去設法將天子弄出來罷！這裏還有一張名片，必要時，你可以交給此地的監獄所長。

大鵬由袋內取出支票與名片交給老劉

老劉 這真是我當初沒想到的，決沒有想到今天還會遇着您兩位救星！

秋星 這也是我們當初決沒想到的。

大鵬 現在不必說別的，趕緊去把天子弄出來罷。

老劉 是的。是的。我就去了。

大鵬 假如還有什麼困難，請你通知我。

老劉 再決不會有什麼困難了。只要有錢就好辦。回頭見。

秋星 只要天子一出了監獄，你就趕緊把他帶上這裏來。我急於要見他。

老劉 一定。回頭見。哈哈，我真沒想到隔了二十年還會遇着您兩位，哈哈，回頭見，回頭見！

老劉下

秋星 我現在真是高興極了，大鵬。我們失去的愛情的結晶居然有了下落，可以回到我們懷裏來了。哈哈，我真快樂極了！二十年來的煩悶痛苦從此可以解脫了！永遠不再追悔了！現在說不出我心中的快樂！我現在可以喝酒了！我好久沒有嚐過酒的滋味，我現在要喝酒了！大鵬，請你按電鈴叫小馬拿酒來！

大鵬 秋星，我勸你不要喝酒。喝醉了，你又來胡鬧。

秋星 你放心。此後喝酒決不醉。從前是因為沒有找到我們的愛情的結晶，心裏不安定，

每喝必醉；今日小寶貝兒既有了下落，喝，決不會醉！快拿酒來！

大鵬 秋星，我勸你還是不要喝酒的好。每次你喝醉了總要大哭。

秋星 這次我知道不會醉，醉了亦決不會哭。我心裏真是快樂極了。難道你不快樂麼，大

鵬？

大鵬 我亦快樂，但是——我不願意喝酒。

秋星 你不喝，我喝！

秋星自己按電鈴。小馬上。

秋星 小馬，替我拿兩瓶酒來！快！

小馬 什麼酒，太太？

秋星 外國酒，心花露放牌！

小馬 是，太太。

小馬下

大鵬 秋星，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

秋星 什麼事？

大鵬 我覺得你變了！各方面你都不是從前了！

秋星 我早就說過我不是從前了！

大鵬 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小馬拿着酒瓶酒杯上。

秋星 不管什麼緣故。酒來了。先喝罷！

小馬持酒瓶拔開，放在棹上。秋星倒一杯給大鵬。

秋星 大鵬，你是向不喝酒的，今天非請你喝這一杯不可！

大鵬 爲什麼？

秋星 假如你不喝這一杯酒，那就是表明你不歡喜尋到了我們的愛情的結晶！

大鵬 我歡喜，但是我不喝酒。

秋星 大鵬，你好忍心呀？爲了洗清我們一生的罪惡，重新開始做個賢良的父母，難道你

不願意喝這杯酒麼？

大鵬 好罷，我就喝了這杯酒。

秋星 好！我們一塊兒喝！

夫婦舉杯對飲時，幕落。

第二幕

景與第二幕同。時間相隔二日。開幕時秋星狂笑盛飲，已成醉態。大鵬走過去將她的酒杯奪下。

大鵬 秋星！我知道你不能再喝。你已經醉了。

秋星 我沒有醉。我永遠不會再醉。今天第三天了，怎麼我們的寶貝兒還沒有來？大鵬，我老實告訴你罷，倘若小寶貝兒再不來，我真不能活了！爲了他，我的良心責備我二十年了！我夠受了！（泣）

大鵬 我知道你又喝醉了。我攙你到床上去躺一會兒罷？

秋星 不。我不要躺。我要在這裏候着我的寶貝兒回來。大鵬，我問你：你想我們的寶貝兒

佛四戲劇

是像你還是像我？

大鵬 也許他像我。

秋星 不。他一定像我。他是我生的，當然像我。他……他決不會像你，大鵬，他決不會像你！

大鵬 對，對，他決不會像我。你已經站不住了，還是到床上去躺下罷？

秋星 用不着。你想他會比你高麼？

大鵬 也許他會比我高一點。

秋星 你想他會比你胖麼？

大鵬 我不敢說。

秋星 我想他一定比你胖。我就是不歡喜像你這樣不胖不瘦的大傻瓜！哈哈……

大鵬 秋星，你已經醉了，我知道你已經醉了，你站不住了！你還是進去躺下罷？

秋星 別人說私生子都是特別聰明的，你相信這話嗎？

大鵬 我相信。因為私生子大都是愛情的結晶。

秋星 那麼我們的孩子一定聰明？

大鵬 既是私生子，當然聰明。

秋星 呀？怎麼你也叫他私生子？哦，原來你也看不起他？難怪你常常勸我不要找他回來，

原來你……你也把他當着私生子呢！（泣）

大鵬 秋星！秋星！你喝醉了！你一定喝醉了！

大鵬將秋星攙入幔內。復出，小馬拿着好幾套衣服上。

小馬 陳先生，請您再看看這幾套怎麼樣？假如還不中您的意，那可沒有辦法了，衣店的

掌櫃說。

大鵬 打開來我瞧瞧。

小馬將包袱打開。

小馬 您瞧這件。滑絲褐的。

大鵬 不成。這那兒成。

小馬 您再瞧這件。杭州團花緞的。

大鵬 也不成。這花樣已經過時了。還有呢？

小馬 您再瞧這件。

大鵬 這是什麼玩藝兒？

小馬 這我也說不上來。據衣店的掌櫃說這是上海新出來的一種花樣。

大鵬 這更不成。像女人穿的！

小馬 現在男人都著興穿這路花樣的長袍，據掌櫃的說。

大鵬 還有呢？

小馬 這件可是外國呢的。

大鵬 這又太素淨了。還有麼？

小馬 只剩下這一件了。這是什麼印度綢的。

大鵬 這件倒將就，可是不見得漂亮。

秋星上

大鵬 你怎麼不睡呢？

秋星 聽說又送衣服來了，我要瞧瞧。

小馬 對了，請太太瞧瞧更好。

秋星將衣服檢閱一遍。

秋星 一件也不成！叫他們再送好的來！

小馬 太太，衣店的人說，再可送不出別的樣式了。我看這件就很好。這是印度綢的。

秋星 你歡喜這件麼？

小馬 我歡喜。

秋星 那麼我就送給你，只要你肯做我的兒子？

大鵬 秋星！

小馬 太太不是和我開玩笑的吧？

秋星 這些衣服都可以送給你，假如你是我的兒子！讓我看你的樣兒，看看你像不像我的兒子？不像，一點兒不像，哈哈！哈哈……原來你不是私生子！哈哈！哈哈……

大鵬 太太，你……你又亂鬧了！你……你……？請你進去躺下！請你進去躺下！小馬，你出去！快去！快去！衣服放在這裏！

小馬 太太怎麼啦？

大鵬 太太喝醉了！

秋星 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其實誰都可以做我的兒子。小馬亦可以做我的兒子，何必一

定要他呢？我沒有錯，我一定要他，因為他是私生子！誰說他是私生子？他是我們的愛情的結晶！

大鵬將秋星攙入幔內，忽聞吐聲。小馬疊表，似有所感。

大鵬 好了！好了！吐了就好了！吐吐再吐好了，這可好了！我早就勸你不要喝酒。其實我知道你並不會喝酒。你還要吐嗎？

秋星 不要了。好了，通通都吐出來了。請你，請你倒杯水我漱漱口。

大鵬 還要漱嗎！

秋星 不要了。

大鵬 你現在覺得舒服點嗎？

秋星 舒服多了。現在讓我躺一會兒。

大鵬 對。你躺一會兒就好了。

大鵬由幔內出

小馬 陳先生！

大鵬 什麼事？

小馬 沒有什麼，嘿嘿……

大鵬 你把衣服放在這兒。叫衣店的掌櫃停會兒來聽回話。

小馬 是。

小馬走到門口又回來，彷彿還有什麼要說似的。

小馬 陳先生！

大鵬 什麼事？你怎麼啦？

小馬 我可不可以問您一句話，陳先生？

大鵬 你有什麼話要問？

小馬 我有一句話要問您。

大鵬 問吧。

小馬 我要問的是……是……是——

大鵬 是什麼？快說呀！

小馬 我又不好意思問。

大鵬 你這人真麻煩！要問就趕快問，不問就趕快出去！

小馬 剛纔太太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說是要我替她做兒子？

大鵬 你要問的就是這句話麼？

小馬 是的。太太是和我開玩笑的，還是真的要我做兒子？

大鵬 你願不願意替我們做兒子？

小馬 我倒很願意。我從小就沒有父母。現在在這兒幹事也很苦。倘若能夠得您倆做我

的爸爸媽媽，那真是我的福氣！太太剛纔的話不是玩笑吧？

大鵬 哈哈哈哈哈：

小馬 您笑什麼，陳先生？

大鵬 我笑你這人真有趣。那句話不過是太太的醉話罷了，你果信以爲真嗎？哈哈哈哈哈……你真是個好孩子，大傻瓜，哈哈哈哈哈……

老劉與劉天子、小馬下。

大鵬 老劉，這就是——？

老劉 是的，他就是——。

大鵬 啊，沒有想到他長成這麼大了？

天子 爸爸，這位就是您說的那位陳先生麼？

老劉 是的。

天子向大鵬鞠躬。大鵬很不自然的還禮。

大鵬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他居然長得這麼大了，哈哈……

老劉 您沒有想到罷？

大鵬 我決沒有想到隔了這多年，居然還找到了他。

老劉 這也是我老劉當年沒有想到的。

大鵬 從監獄裏把他弄出來沒有經過什麼困難罷？

老劉 沒有。這個年頭只要有了錢，什麼困難都不會發生。俗話說錢能通神，真是一點兒

不錯。

大鵬 不錯。這個年頭完全是個金錢的時代。

老劉 陳先生，陸小姐……陳太……太太出門去了麼？

大鵬 沒有。我去叫她出來。

大鵬入幔

天子 爸爸，您不是說陳先生要帶我到南洋去幫忙他做買賣麼？

老劉 是的。

天子 爸爸，您怎麼認識陳先生的？怎麼從前沒有聽過您提及他？

老劉 提起來話可長了。你生下來的時候我就認識他。那時我在這裏做伙計，他是這裏的住客。是我侍候他。

天子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秋星與大鵬由幔內出

大鵬 這就是你的——！

老劉 這就是您的——這就是天子，這就是陳……陳太太！

天子向秋星一鞠躬。秋星反倒感覺非常的不自然。

秋星 老劉，他就是我的——？

老劉 不錯，他就是您倆的——。

全場默然良久

天子 陳先生，聽家父說您找我——

大鵬 是的，我們找你。我們早就找你了！

秋星 我們到處找你，好容易今天纔把你找到了！

天子 不過我年紀很輕，不懂事。假如有侍奉老爺太太不週到的地方，請老爺太太照直告訴我。聽說您要帶我上南洋去。我倒不怕出門。

大鵬 ——

秋星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他還不知道麼？

大鵬 老劉，你……還沒有告訴他麼？

天子 家父都告訴我了。說您要上南洋去做買賣，您想在此地找一個很可靠的當差的。不但要可靠，還得要認識幾個字的。您放心，我將來總可以對得住您啦。

大鵬 不是——不是，你鬧錯了！

天子 我雖不認識多的字，普通字我也認識幾個。我在小學上過幾年。況且這一次又承您啦花了這麼些錢把我從監獄裏救出來。

大鵬 鬧錯了，你整個的鬧錯了！

秋星 孩子，你整個的鬧錯了。你要知道你是我們的——

大鵬 你并不是外人——。

老劉 天子，這只怪我不好，到現在我不該——不過不過——天子，你到櫃上去耽一會兒罷。我有幾句私話要和陳先生談談。

天子下

大鵬 | 老劉，這是怎麼一回事！

秋星 | 你還沒有告訴他麼？

老劉 | 我沒有告訴他。

大鵬 |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呢？

老劉 | 我實在沒有法子告訴他！

秋星 | 這不能不告訴他！終久要告訴他！

老劉 |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我好像說不出口似的。

大鵬 | 你既沒有告訴他，他怎麼肯上這兒來呢？

老劉 | 我只說有一位陳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現在發了財，很想找一位年輕可靠的人

同他上南洋去作買賣。

秋星 | 唉，這那是這麼一回事？

老劉 我也明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可是我只能這樣說。

大鵬 老劉，這事無論如何，還得你照直對他說。

老劉 實在這事一則我不能說，二則呢，我現在仔細一想，覺得亦不該說！

大鵬 爲什麼不該說？

老劉 我想這事不但我不該說，就是您倆亦不該對他說！

秋星 就是我們也不應該對他說？你這是什麼意思，老劉？

老劉 您倆當年不是說過這個孩子給我嗎？

大鵬 是的。我們是這樣說過的。

老劉 既是給我了，爲什麼現在又要從我手裏要回去呢？

秋星 當年給你，是我們的錯誤，我們承認。

老劉 陳先生，陸小姐，請您倆替我老劉設身處地的想想，我花了多少心血，好容易纔把

他撫養到現在！（幾要流淚）

大鵬 這，我們應該感謝你！

秋星 這是我們應該重重的感謝你的。

老劉 您倆要知道，他雖不是我親生的，但是是我一手帶大的！我怎捨得丟開他？況且我現在年老了，只指望他爲我養老送終。假如他跟您倆走了，我豈不要成個孤老嗎！陳先生，陸小姐，請您倆替我想想。（泣）

大鵬 唉——這也難怪！

秋星 可是他是我親生的，他是我們的愛情的結晶，我們怎能不要他？

大鵬 老劉，我們多給你錢，怎麼樣？

秋星 對，我們多給你錢！你要多少錢我們就給你多少錢，只要你肯把天子給還我們！

老劉 陳先生，陸小姐，您錯了。這不是一個金錢問題。況且我這多年紀了，要金錢又有什

廢用處呢？我就是捨不得他離開我。這是實話！

大鵬 那麼現在只有一個法子！

秋星 什麼法子？

大鵬 只有把老劉也當着我們家裏的一個人。

秋星 什麼都可以，只要天子回來！

大鵬 老劉，你覺得這個辦法怎麼樣？

老劉 您的意思是把我也帶到您家裏去麼？

大鵬 對，你到我們家裏去養老，將來我們替你……

老劉 那麼天子究竟是您的兒子還是我的兒子？

秋星 當然是我們的兒子！

老劉 ……

秋星 他本來是我們的兒子！

大鵬 天子也是你的兒子，也是我們的兒子。好像一子雙祧。這你總該願意吧，老劉？

老劉 事到如今，只有這個辦法。好罷，請您倆將前後的經過統統照直告訴他。

大鵬 那麼請你去叫他進來。

老劉 好罷。

秋星 你把這包新衣服，拿去給他換上。

老劉拿着一包衣服下

大鵬 我看只有這個辦法。

秋星 你看天子覺得我們是他的生身父母麼？

大鵬 我看他一點也不覺得。

秋星 不知道怎麼我剛才見到他的時候，我簡直說話不出來了？

大鵬 我也是這樣。

秋星 真奇怪，我見到他不但感覺快樂，反到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我當年

爲什麼要——

大鵬 從前的事用不着提了。現在總算找到了他。

秋星 我不懂，他爲什麼不叫我媽媽？

大鵬 他不知道你是他的媽媽。

秋星 我一定要讓他知道。等他進來，我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告訴他：你是他的爸爸，我是他的媽媽！

大鵬 我實在沒有這種勇敢！

秋星 我一定要把前前後後的情形統統告訴他！我不能再忍受了！

天子換了新衣上

天子 聽家父說您倆有話要特別對我說。

大鵬 是的，孩子，你坐下。

天子 您待我這樣好，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您兩位老人家。

秋星 天子，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待你這樣好麼？

天子 不知道。

大鵬 你知道我們是你的什麼人？

天子 我……我不知道。

秋星 我是你的生身媽媽！

天子 什麼？

秋星 他就是你的生身爸爸！

天子 ……

秋星 你不要嚇得這樣，我的孩子，過來，坐到媽媽旁邊來，讓媽媽細細的對你說。

天子 嘿，太太！

秋星 過來坐下，孩子，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生身母親！

天子 請太太老爺不要和我開玩笑？

秋星 孩子，這實在不是玩笑，你看媽媽這個樣兒是和你開玩笑嗎？

天子 太太，這真叫我莫名其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一回事呢？我不是做夢罷？

大鵬 天子，你不要這樣覺得奇怪！你就信了得了！

天子 叫我信什麼？

大鵬 我是你的生身父親！

秋星 我是你的生身母親！

天子 還是求太太老爺不要和我開玩笑罷？

秋星 確實是如此，孩子，你就信了罷！我們確實是你的生身父母！我求你信了罷！媽媽爲了你，二十年來不知道忍受了多少辛酸痛苦（流下淚來）

大鵬 好容易現在纔把你找到！

天子 您倆的話太奇怪了，叫我怎能信？我明明有父母，您倆也是知道的！

大鵬 你要知道，孩子，老劉並不是你的生身父親！

天子 這話我更不明白！

大鵬 你實在不容易明白。

天子 我真不明白。您倆既是我的父母，我怎麼不認識您倆呢？

大鵬 孩子，這話說起來可長了。你坐下，讓我慢慢的告訴你！

秋星 大鵬，你不能告訴他，你不能告訴他，你決不能告訴他！

天子 這更叫我奇怪了！我要走了，我要去問我的爸爸：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秋星 孩子，你不能走！我決不能讓你走，好容易纔把你找回來！

天子 太太，請您別——我要去向我爸爸問個清楚！我一會兒再來！

天子下

秋星 大鵬，不好了！不好了！我們的寶貝兒又走了！我們的寶貝兒又走了！

大鵬 秋星，請你靜一靜。寶貝兒沒有走，他一會兒還會來的。

秋星 他上那兒去了？

大鵬 問老劉去了。

秋星 他不能去問老劉！他決不能去問他！老劉亦決不能告訴他！不能，不能，決不能讓他

知道！大鵬，大鵬，你趕快去，趕快去叫他回來，你……你……你趕快去叫他回來（泣）

大鵬 秋星，你不要這樣……我想，與其瞞住他，倒不如痛痛快快的告訴他！除非我們不

要他！

秋星 我們怎能不要他？

大鵬 既要他，決不能不將前後的情形告訴他！

秋星 那麼誰去告訴他？

大鵬 最好我們自己告訴他！

秋星 不！不！我自己……我自己沒有這種勇氣，我自己決不能告訴他！

大鵬 那麼只好讓老劉告訴他！

秋星 不，不，我不要老劉告訴他！我寧可自己告訴他！你去，你去，你去把他叫回來！我要自

己告訴他！我要明明白白的告訴他說：『我的寶貝兒，你是我的私生子，因為當時我不

願意要一個私生子，所以我要將你殺死，後經你的爸爸攔阻，纔把你送給這大大飯店

聽差老劉！』

大鵬 不能！不能！秋星，你決不能這樣告訴他！

秋星 我非這樣，我的良心不能安靜！

大鵬 不能，你不能這樣說！

外面有聲音

天子 （在外大聲）既是這樣，那麼我要這種父母幹嗎？他們不是我的父母！他們決不是我的父母！

秋星 關起門來！不要讓他進來！老劉已經告訴他了！我沒有臉見他！關起門來！關起門來！我不能再見他了！唉呀，知道了，他知道他自己私生子了！

小馬上。手中拿着剛纔天子穿的衣服。

小馬 老劉父子已經走了。這是天子留下來的衣服，叫我交給您倆！

秋星 當真走了麼？

小馬 已經走了。

大鵬 他們走的時候說了什麼？

小馬 劉伯伯沒有說什麼，好像很不快樂似的。天子叫我告訴您倆說『他不認識您倆，所以不願穿您倆給他的衣服！』

秋星 他果真走了！我的寶貝兒果真走了！他太殘忍了他太狠心了！他……他……（泣）

大鵬 他應該這樣殘忍！他應該這樣狠心！

小馬 真奇怪，天子這孩子真是一個大傻瓜！太太，老爺這樣厚待他，他還不接受，真是個大傻瓜！

大鵬 小馬，這些衣服你拿去穿罷！

小馬 謝謝老爺太太！

（幕）

一九三〇，三月。

佛 四 戲 劇

| 畫家 | 父親 | 女兒 | 聽差 | 巡警 |

全劇登場人物：

模特兒

獨幕劇

佈景 畫家的畫室。主人是西洋畫家，所以這畫室的裝置設備都合乎西洋畫家的需要。四面有兩面是玻璃窗。其中有一面臨街。書，報，畫，石膏像，——這些東西的雜亂，充分的表現主人的精神和職業。對了，不要忘了這屋裏還有深綠色的帳幔及粉紅色的圍屏，這大概是爲模特兒用的吧？

開幕時，畫家似要預備畫畫，正在脫去便服而換上青色的畫衣。躊躇着，彷彿有一個問題橫在他的心裏。他按了電鈴，聽差上。

畫家 她走了嗎？

聽差 沒啦。

畫家 你和她講得怎麼樣了？

聽差 她非要一塊錢一點鐘，少一文她不幹。您看還要不要？倘若您不要，我就打發她回去。

畫家 一塊錢一點鐘未免太貴，我平常僱模特兒總是兩毛錢一點鐘。

聽差 您看她怎麼樣？——還可以畫嗎？

畫家 比昨天找來的幾個都好。

聽差 那麼就請您把她留下罷？

畫家 她要一塊錢一點鐘未免有點敲竹槓！

聽差 其實那個姑娘倒好說話，看樣兒有個七八毛錢就可以講得下來，可是她的父親，

——那老頭兒看樣很厲害——他非要一塊錢一點鐘不肯幹！

畫家 怎麼那女孩子的父親也跟來了嗎？

聽差 可不是嗎？假如那老頭兒沒有來，這事情早就成了。您看怎麼辦罷，先生？她們還在

門口聽回話呢。

畫家 這個模特兒確實不壞，這幾年來都沒有碰到這麼好的模特兒——

聽差 那麼您就把她留下罷。

畫家 你再去問問她——給她九毛錢一點鐘，看她幹不幹？

聽差 是。

聽差下。片刻復上。畫家踐來踐去。

畫家 怎麼樣？

聽差 不行，您啦，一塊錢一點鐘，短一文她不幹！

畫家 那麼，你叫她走罷，我不要了，我有錢還怕僱不到模特兒嗎？——嘿，這個年頭有的

是做模特兒的！

佛四戲劇

聽差 說是啦，那麼我就讓她走了，您啦？

畫家 讓她走罷！沒有什麼稀奇，像她這樣的模特兒我還找得到呢！

聽差 走到門口欲下

畫家 來！她非一塊錢不幹？

聽差 早已說過，短一文錢她也不幹！

畫家 好硬的買賣。

聽差 可不是嗎。

畫家 好罷，那麼你就去叫她進來。

聽差 您僱她？

畫家 僱她。

聽差 一塊錢一點鐘？

畫家 就一塊錢一點鐘罷。

聽差下。畫家佈置畫架及模特兒的地位。模特兒上。她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打扮得雖不華麗，倒很乾淨。看她的樣兒彷彿是家景中落的大家閨秀。

畫家 你姓什麼？

女兒 我沒有姓兒。

畫家 奇怪，你怎麼沒有姓呢？你幾歲？

女兒 十七歲。

畫家 你從前做過模特兒麼？

女兒 這是第一次。

畫家 這是第一次？

女兒 對了。

畫家 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女兒 現在賦閑在家沒事。

畫家 你父親走了麼？

女兒 沒有。他在對面茶館裏候着我。

畫家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女兒 先生，我是來做模特兒的，那麼請你趕快……

畫家 是的是的。那麼請你脫去衣服。

女兒 爲什麼要脫去衣服？

畫家 不脫衣服不好畫。

女兒脫去一件外褂

畫家 還不行，還得脫。

女兒 還得脫？

畫家 還得脫。

女兒又脫去一件內褂

畫家 還不行，還得脫！

女兒 我可不能再脫了，先生！我裏面沒有別的衣服了！

畫家 不要緊，通統脫掉，應該脫光！

女兒 先生，這是什麼話！

畫家 這沒有什麼。叫你脫光。

女兒 脫光幹什麼？

畫家 我好畫。

女兒 請你不要輕薄！

畫家 我何曾輕薄？

女兒 你逼我脫光衣服不是輕薄嗎？

畫家 姑娘，脫光衣服是模特兒應有的職務。

女兒 模特兒必須要脫光嗎？

畫家 當然。

女兒 那麼我不幹了！

女兒拿起衣服來要走，畫家阻之。

畫家 不行！

女兒 我不幹了爲什麼不行呢？

畫家 就是不行！不行！

女兒 先生，您是明白道理的人，請您仔細想想世上有這種道理嗎？——人家不願意幹，

您一定要逼人家幹？

畫家 你先頭不應該答允我！你既答允了我，你就應該幹！

女兒 可是我還沒有拿您的錢！

畫家 不管你拿了錢沒有，你既答允了，你就不能不幹！

女兒 我不能不幹？

畫家 對，你不能不幹？

女兒 我決定不幹，看你能把我怎麼樣！

說話之間即往門口跑，畫家阻之。

畫家 你不能走！

女兒 我一定要走！

聽差上

聽差 這是怎麼一回事，先生？

畫家 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替我僱得好模特兒，她……她不肯脫光衣服！

聽差 先生，請您不要生氣，這是不對，起先沒有把事情講明白。您請到客廳裏去歇一

會兒，張先生在那邊等着您啦。讓我來對付她。

畫家 我非要她脫光不可！她糟蹋了我一早晨的時間！

畫家下

聽差 姑娘，你爲什麼不脫光衣服呢？

女兒 我是來做模特兒的，我不是來脫光衣服的！

聽差 唉，姑娘，你不明白這裏面的道理，做模特兒就是脫光衣服。除了脫光衣服什麼事

情也沒有。你從前沒有做過模特兒，是不是？

女兒 沒有做過。

聽差 這亦難怪。其實沒有什麼，脫光了要什麼緊呢？我們這兒每天總有一兩個模特兒，她們一來就脫，慣了就好了。

女兒 這位先生爲什麼一定要我脫光呢？

聽差 脫光了他才能畫。

女兒 他只畫，不幹別的？

聽差 當然不幹別的。只畫。你可以嗎？

女兒 我還是不幹！這多麼難受！

聽差 這有什麼難受：你只須把上下衣服脫光，脫得光光的站在這兒，這邊還有幔子遮住，他站在這邊畫，這一點沒有什麼，很隨便的一件事。這沒有什麼，你還是幹罷，我去請他來。

女兒 不。不。

聽差 姑娘，你不要傻罷，一塊錢一點鐘，這個年頭好容易賺一塊錢一點鐘！可惜沒有人要我，這種好買賣我都願意幹。

女兒 那麼我就請你幹？

聽差 可惜人家不要我。

女兒 爲什麼不要你呢？

聽差 那就要問我們這位畫畫的先生了！

女兒 我還是不幹！

聽差 你這人真麻煩！

女兒 爲了一塊錢，叫我脫光，我不幹。我要走了！

聽差 多給你一點錢，怎麼樣？

女兒 就是兩塊錢一點鐘我亦不幹！

聽差 好，就給你兩塊錢一點鐘，這你總該幹了罷？

女兒 這我也得去問過我父親。

聽差 你父親早回去了。

女兒 沒有。他在對面茶館裏候着我呢。

畫家上

畫家 怎麼樣了？

聽差 好了，她願意幹了，倘若您肯給她兩塊錢一點鐘。

畫家 行，就給她兩塊錢一點鐘，可是她一定要脫光？

聽差 當然。

女兒 可是我還要去問過我父親。

畫家 這就無須了。你趕緊脫了罷，我要開始畫了。

聽差下

女兒 我還有點不好意思。

畫家 沒有什麼不好意思。脫了脫了。除了我以外，反正沒有第三者看見

女兒 玻璃窗外面不會有人偷着看？——這邊不是靠大街麼？

畫家 你沒有瞧見這邊不是有簾子嗎？沒有什麼，你快點脫罷？

女兒 當着你的面，我實在沒有法子脫。

畫家 那麼你站到幔子裏面去脫，好不好？

畫家將幔子拉攏，女兒往裏面脫衣服。畫家則佈置畫具。

畫家 脫好了沒？

女兒 沒啦。

畫家 脫好了沒？

女兒 沒啦。

畫家 還沒脫好？你這衣服真難脫呀！

畫家 很不耐煩的在場上踱來踱去。

畫家 這會兒總該脫好了罷？

女兒 現在脫好了。

畫家 那麼請你出來。

女兒 我不好意思出來！

畫家 你不出來我怎麼畫呢？

女兒 我實在不好意思出來！

畫家 那麼我進來？

女兒 不行！不行！請你別進來！請你千萬別進來！

佛四戲劇

畫家 這怎麼行呢——你不出來，又不肯讓我進去？

女兒 你一定不能進來！

畫家 那麼請你出來！

女兒 我也不敢出來！

畫家 這……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

女兒 你沒有別的辦法嗎？

畫家 除了不是你出來便是我進去，你想還有什麼辦法？

女兒 你不會在這布幔上挖一個窟窿嗎？

畫家 一個窟窿那能看得見呢？有了，我有了辦法！

女兒 你有了什麼辦法？

畫家 我把幔子揭開一點就得了。

女兒 不行！不行！

畫家 我只揭開一線縫？

女兒 可是你千萬不要揭多了呀？

畫家 我只揭開一點，只要我能看得見你就行。

畫家將幔子拉開尺餘，台下的觀眾看不見女兒的裸體。

女兒 夠了！夠了！

畫家開始畫。

畫家 好極了！就這樣！這個姿態好極了！不過請你的右手襯在腰上，臉，臉，還朝裏斜一點，好，好，這個姿態好極了！

女兒 請你不要看着我罷？

畫家 我那能不看你呢？好，好極了。這張畫畫出來一定好。

女兒 你看着我，我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畫家 那麼你最好閉着你的眼睛。

女兒 好罷。

畫家又將幔子輕輕的拉開了半尺時，嘩啷一聲臨街的大玻璃破了，突然跳進一個年約五十的老頭子，其聲勢好像老虎要吃人似的，一把抓着畫家的領口。原來此人是女兒的父親。

父親 你這禽獸！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強姦我的女兒！

畫家 你……你這人一定是瘋子，你這人一定是瘋子！聽差！聽差！

父親 你以爲我是瘋子，其實你倒是瘋子呢！

畫家 那麼你究竟是什麼人，竟敢闖入我的私宅！

父親 我就是這女孩子的父親！

畫家 唔，原來你就是這姑娘的父親，那麼你爲什麼如此無理？

父親 你爲什麼強姦我的女兒？

畫家 這是那裏的話！我看你這老頭子一定有神經病，不然何至這樣胡說八道的！

父親 我胡說八道？你倒真是胡作胡爲呢！

畫家 我爲什麼是胡作胡爲？

父親 你強姦人家的閨女，這還不是胡作胡爲嗎？

畫家 你說我強姦你的姑娘，你究竟有什麼憑據？

父親 我親眼看見的，還要憑據嗎？

畫家 恐怕你見鬼罷？你自己的姑娘還在這兒，你可以問她！

此時女兒慌亂中穿妥了衣服由幔內出來。

女兒 爸爸！

父親 你還有臉喊爸爸，你趕快替我死！你去——你去替我死，好一個不知廉恥的東西！

女兒 爸爸，請您別生氣，這位先生並沒有——什麼無理的舉動！

畫家 你聽見你女兒說沒有？

女兒 但是這位先生只叫我脫光了衣服！

父親 你爲什麼要脫光了我女兒的衣服？

畫家 因爲她是我僱的模特兒，所以我才脫光了她的衣服。

父親 你這是不是豈有此理嗎？

畫家 我一點兒不豈有此理！無論那個畫家都有叫模特兒脫光衣服的權利！

父親 放你媽的！

畫家 放你祖宗的！我脫了，我脫了，我脫光了你女兒，你看把我怎樣處置！

父親 好，咱們打官司去！

畫家 那好極了，打官司去！

畫家按電鈴，聽差上。

聽差 這是怎麼一回事？

畫家 你去門口把那個站崗的叫來！快去！

聽差 是！

聽差下。女兒走到父親跟前。

女兒 爸爸！

父親 從今天起，你不是我的女兒，我不是你的爸爸！

女兒 爸爸！

父親 我要你這樣敗壞門風的女兒？好一個沒有廉恥的東西！你替我死去——你還有臉在世界上見人嗎？好一個沒有出息的東西！我是叫你出來做模特兒的，誰叫你給人家——噯，我說得都寒傖極了！

女兒 爸爸，這位先生只叫我脫光了衣服，他沒有叫我幹別的。

父親 這還不夠嗎？你還要幹別的吗？——好一個沒有廉恥的東西！

巡警與聽差上

巡警 先生，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畫家 這老頭兒豈有此理！我正在這屋子裏畫畫，他突然從街上打破玻璃窗，跳到我屋

子裏來實行土匪的行爲？

父親 土匪的行爲？我搶了你什麼？你有證據嗎？

畫家 這地下的碎玻璃就是證據！

巡警 請您倆暫時不必爭噪，讓我來問個明白。您貴姓？

父親 我姓張。

巡警 您府上是……

父親 我住在葱蒜胡同三十二號。

巡警 您是在什麼地方……？

父親 我從前在教育部當錄事，自從國都南遷，我賦閑在家沒事。

巡警 這樣看起來大家都是體面人。這扇玻璃窗是您打破的麼？

父親 是的。

巡警 您是從這窗牖裏進來的麼？

父親 是的。

巡警 您爲什麼要搗毀人家的玻璃，私自撞進人家的住宅呢？

父親 因爲他強姦我的女兒！

巡警 什麼！他強姦你的女兒？誰是你的女兒？

女兒 我是他的女兒。

佛 西 戲 劇

巡警 你怎麼上這兒來的？

女兒 我是這位先生僱來做模特兒的！

畫家 這可不結了！

巡警 什麼叫着『貓頭兒？』

女兒 我也不知道。請您問他！

巡警 什麼叫着『貓頭兒』先生？

畫家 模特兒是我們畫西洋畫用的人體模型。

巡警 那麼您是僱她來做——來做——

畫家 模特兒。

巡警 貓頭兒的，可是你沒有強姦她？

畫家 沒有。

巡警 可是他爲什麼說您強姦了他的女兒呢？

畫家 這是因爲他想敲詐，倘若你不信，你可以問他自己的女兒，問我到底強姦了她沒

有？

巡警 是的，這話很對。你究竟被他強姦了沒有？

女兒 他確是叫我脫光了衣服？別的可沒有。

巡警 叫你脫光了衣服？

女兒 對了。

父親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巡警 那麼你脫了沒有呢？

女兒 脫了。

巡警 先生，你爲什麼要脫光了人家的衣服呢？

畫家 是她自己脫的

女兒 是你叫我脫的！

巡警 可是你爲什麼把一個年輕輕的姑娘關在屋子裏叫人家脫光衣服呢？

畫家 她既是我的模特兒，我就有叫她脫光衣服的權利；她既拿了我的錢，就有服從我的義務！

父親 可是我的女兒是來做模特兒的，不是來脫光衣服的！

巡警 這話也很對，現在兩方面的情形我都……

畫家 可是做模特兒有脫光衣服的義務！

巡警 現在什麼話都不必說了。您呢，不應該搗毀人家的窗牖，私自闖進人家的住宅

——這是犯法的；您呢，不應該把一個年輕輕的姑娘關在屋子裏脫光衣服，有礙風化

——這也是犯法的——

畫家 可是……

巡警 請您倆位不必辯了。現在只有一句話：倘若您倆願意和，就在這兒和了；萬一您倆不願意和，那麼只好請您倆同我到局子裏去？

聽差 我看還是和了罷，鬧到局子裏去，大家都不體面。

巡警 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做警察的總爲願大家沒有事。您看怎麼樣？

父親 我不願意和！他雖不承認強姦了我的姑娘，他脫光了我姑娘的衣服可是事實，這他是沒有法兒推賴的！

巡警 可是你搗毀了人家的玻璃，私自闖進人家的住宅呢？

父親 是他先脫我姑娘的衣服，我才砸了玻璃進來！

巡警 在法律上都不能這麼說，您啦。您呢，先生，願意和嗎？

畫家 我也不願意和。豈有此理，畫家僱模特兒當然是要脫光衣服的，並且預先還聲明

過的！

巡警 這話也不能這樣說，先生。您說脫光衣服是貓頭兒的義務，但是在外國也許行的，可是在中國那就很難說得過去。現在別的話也不必提了，你們究竟願不願意和？

父親 我不願意和他侮辱了我的姑娘就這樣算了嗎？——世界上沒有這麼容易的事！

畫家 我也不願意和，搗毀我的玻璃，闖進我的私宅，這不是土匪的行爲嗎？

巡警 好了，既是如此，我也沒有辦法了，只好請你們到局裏去一趟。走罷！走罷！

女兒 我也去嗎？

巡警 當然你要同去。

大夥正要出去

聽差 我看還是和了罷？老頭兒，你想你到局子裏去會有好結果嗎？先生，請您也不要生氣，這事說起來也怪我不好，我不應該找她來做模特兒，現在事情既鬧到這種地步，只

好多給他們幾塊錢得了。他們都是苦人兒。

畫家 多給他們幾塊錢倒是小事，可是他們不應該敲詐我呀？

巡警 怎麼樣，這位先生願意多給您幾塊錢？

父親 我雖窮，但是我不要這種錢！他侮辱了我的閨女，這是任何金錢不能賠償的損失。

聽差 那麼你要怎麼樣才行？

父親 要和也行。除非叫他自己的太太脫光了給咱們看看！

巡警 這簡直是笑話！

父親 他既然可以侮辱我的姑娘，我就可以侮辱他的太太！

畫家 可惜我還沒有太太！

巡警 他說的是笑話，您不要信他的。

父親 那更好，我的姑娘可以嫁給你。我的姑娘除了嫁給你，沒有第二人可以嫁！巡警先

佛四戲劇

生，現在我們可以和了，只要他願意討我的女兒做媳婦兒！

巡警 您這是說笑話罷？您願意麼，先生？

畫家 只要他真肯把姑娘嫁給我，我也沒有什麼。

巡警 這好極了，哈哈，沒有想到你們對頭變成了翁婿了，你願意麼，小姑娘？

女兒 只要我的父親願意，我……

巡警 你們不是說笑話的罷？

父親 當然不是說笑話。我的姑娘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娶。

巡警 既是你們和了，就沒有我的事了。那麼我要走了。

畫家 謝謝你。

父親 把您啦費事了。

巡警 沒有什麼，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聽差

您啦，不坐會兒去嗎？

巡警

改日來喝喜酒罷！哈哈，哈哈……再見。

巡警下。聽差及父親隨下。女兒低着頭羞答答的，畫家走過去拉着她的手。

畫家

現在你總該願意了吧？

(閉幕)

裸體

全劇登場人物：

政大爺——年約五十之鄉紳。

新兒——政大爺之子，年約十七八。

達兒

曲兒

隣人之子，年約十七八。

獨幕劇

佈景 一座荒蕪的娘娘廟。在這廟裏只看見倒蹋的牆壁，頹廢的景象，而不見所謂『娘娘』的形像。『娘娘何在？』是一般逛廟者的疑問。其實娘娘仍在娘娘廟，不過她的形態雕塑得太美麗了，而且是裸體，這村裏的道學們恐怕她引起青年們的性慾衝動，所以將她的面目及身體用布遮蓋起來了，遮蓋着多年了。她旁邊還寫着『禁止動手』四個大字。除了老前輩，這村裏的青年都不知道這娘娘廟的故事和她的艷史。

開幕時地下擺着筐子，茶壺，食物之類。這時只有村裏的老前輩政大爺拿着一根旱煙袋，癡望着娘娘，他彷彿娘娘在裏面向他招手，向他微笑，他急了，不禁熱情油

然而生，於是跳上神座，將娘娘的面目揭開，癡望着說：「娘娘，你太好看了！」忽然又將她蓋起，跳下神座跪在娘娘面前磕了三個響頭，念念有詞的說了一大套懺悔的話。正在這個當兒，新兒和達兒背着鋤頭進來。

新兒 爸爸，您在這兒幹嗎呀？

前輩 我在這兒拜娘娘！

新兒 您爲什麼憑空拜娘娘？

前輩 孩子，你那裏知道，你媽近來很不舒服，我實在放心不下。

新兒 啊？原來是爲了媽媽的病，爸爸纔在這兒拜娘娘。

達兒 我昨天碰見伯母的時候，她老人家一點病也沒有，怎麼今天就病了？

新兒 這大概是早晨起的病吧？

前輩 對了，就是剛纔起的。

曲兒 政大爺，您沒有看見我爸爸替我送飯來麼？

前輩 曲兒，你爸爸今天不來了。你和達兒的飯我替你們帶來了。這一包是你的。這是達兒的。

曲兒 謝謝政大爺。

新兒 對了，咱們吃飯罷，達兒。

前輩 新兒，這裏面是白薯。

新兒 達兒，曲兒用飯，政大爺含着煙袋在廟內踱來踱去。

新兒 曲兒，你老吃饅頭嗎？——吃點我們的烤白薯好不好？

曲兒 你們夠嗎？

新兒 我們有的是。

新兒 遞了白薯給曲兒，政大爺又走到旗幟面前凝望着。

達兒 政大爺，您不吃點烤白薯嗎？——香着啦？

前輩 我已經吃過了。

新兒 爸爸，您怎麼近來老是向着娘娘發呆，好像裏面有什麼把戲似的？

達兒 對了，我也這樣覺得，好像政大爺——

曲兒 不，這是因為伯母有病，所以政大爺纔這樣愛護娘娘。可是，政大爺，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奇怪，我想這全村裏的人都跟我一樣的覺得奇怪！新兒，達兒，你們不覺得奇怪麼？

前輩 什麼事，曲兒？

曲兒 就是這娘娘廟裏的娘娘為什麼老是用布遮着？——不但遮着她的身體，並且蓋着她的面孔，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新兒 對了，我和達兒也覺得很奇怪。

前輩 關於這件事情我老早就想告訴你們，不過沒有機會；現在你們既是問及，我就順便替你們講講這裏面的一段故事。

新兒 請爸爸快講吧，我們都願意聽呢！

前輩 在四十年前，那時候我纔八九歲，這娘娘廟就有了。那時候娘娘不知道是誰雕塑的，雕得好看極了，全身赤條條的，一根紗也沒有……

曲兒 原來是這樣的——

前輩 無論誰看見她，沒有不動心的！

新兒 爸爸那時候看見過沒有？

前輩 沒有！沒有！

曲兒 赤條條的一個很好看的娘娘，爲什麼要用布遮蓋起來呢？新兒，達兒，來讓我們揭開布來看看娘娘的真面孔？

前輩 不行！不行！這可不行！嚶呀，曲兒，你這孩子嚇壞我了，嚇壞我這個老前輩了！

新兒 娘娘既是長得那麼好看，爲什麼不揭開來讓我們大家看看呢？

前輩 不行！不行！這是萬萬幹不得的！

達兒 爲什麼，政大爺？

曲兒 這真奇怪！

前輩 你們不要急，聽我講完這段故事！

新兒 爸爸快講吧！

前輩 娘娘不是長得頂好看的嗎？不是赤條條的嗎？那知後來村裏有一個輕薄少年，看

見娘娘那樣好看，他動了心，他豈有此理的抱着娘娘親了一個嘴！這樣一來，把本村的

前輩鬧急了！他們爲了要維持本村的風化，爲了尊重娘娘的尊嚴起見，不得不把那個

輕薄的少年趕出了村莊！

新兒 什麼把他趕出了村莊？

前輩 可不是嗎？因為怕將來的青年學樣，所以此後就用布把娘娘的身體面貌永遠遮

蓋起來了。你們瞧，這裏還寫着『禁止動手』四個字啦。

新兒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達兒 那個和娘娘親嘴的少年後來回到村裏來過沒有？

前輩 回來他敢回來？回來恐怕骨頭都會打斷！

曲兒 有這麼厲害？

前輩 這是關於咱們村裏的道德風化，怎麼可以不厲害？

新兒 難道以後就沒有人再揭開布看過娘娘的面孔麼？

前輩 誰敢？

曲兒 我不信。

前輩 現在我把這件事情講給你們聽了，你們千萬注意，切莫動手！這是關乎一村的道
德風化！

大家都吃完了，收拾碗筷。

新兒 爸爸就回去嗎？

前輩 我就要回去了。你們吃飽了，就去做活罷。

新兒 爸爸要走先走罷，我們還得在這兒歇一會兒。

前輩 快去罷，歇了這半天。

達兒 政大爺先走罷，我們就去呢。

政大爺含着烟袋，提着飯具出去了。

新兒 咱們也走罷，時候不早了？

曲兒 不要走，不要走，我有一個提議！

達兒 你有什麼提議，達兒？

曲兒 政大爺不是說這姑娘長得很漂亮嗎？咱們把布揭開來看一看好不好？

達兒 這事情幹不得！

曲兒 爲什麼幹不得呢？

達兒 怕這村裏的老前輩知道了。

曲兒 知道了又有什麼要緊呢？新兒，你不想看？

新兒 我倒想看，可是我也怕這村裏的老前輩知道。

曲兒 這沒有什麼。你父親是老前輩，又是村長，難道他還會把你怎麼樣嗎？

新兒 這也說不定。你要知道我爸爸是一個很講道德的人。

曲兒 得了罷，新兒，我想你父親一定看過姑娘！

新兒 你看見了他看麼？

曲兒 沒有看見。可是我知道！

新兒 既沒看見，你怎麼知道？你這不是紅口白牙隨便罵人嗎？

達兒 新兒，不要動氣罷，咱們也應該走了。

曲兒 第一個背着鋤頭下。

新兒 你看曲兒這孩子可惡不？

達兒 這用不着生氣。他聽見你父親說娘娘好看。所以他也想看看。走罷，走罷，咱們還有那麼些活沒有做呢。

達兒 新兒由東邊下，片刻曲兒由西邊偷偷的上。他跳上神座，把娘娘的布幔揭開，說道：「娘娘，你確是好看極了！」一聲未了，彷彿聽見外面有人咳嗽，嚇得曲兒忙將娘娘遮蓋，急忙避到神座後面。原來是達兒，他上來了又下去，下去了又上來，好像神魂不定，最後他向娘娘深深的拜了三拜，跳上神座說了一聲：「娘娘，對不住，我也要看看你！」說時揭開布幔又道：「娘娘，你的臉子果然長得不錯，難怪……」一面說一面吻，

吻畢仍將布幔蓋妥，正要下去，只見政大爺由前面走來，於是他亦避於神座之後。

前輩 達兒！達兒！我明明看見達兒上這兒來了，怎麼沒有看見他？達兒！達兒！他不在這兒也好，讓我乘此機會再看看娘娘的漂亮臉子。

忽聞咳嗽聲

前輩 誰咳嗽呀？沒有人咳嗽。這大概是我自己心虛罷？

說畢跳上神座，把布幔揭開，說道：「娘娘，你太漂亮了！我越看你，我越要看你！光看你的面目還不能滿足我……今天對不住，娘娘，我要看看您的玉體，請娘娘不要見怪，請您別降罪給我。我明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事，但是我實在不能約束我自己了！」說話之間，將娘娘的全身佈露出來，在陽光反映的景況下，烘出一座

潔白美麗的神像。此時達兒曲兒均從神座後面左右窺視。

前輩 噯呀，娘娘，你太好看了！嫦娥那能比得上你？難怪當時那個少年要擁抱着你，要親你的嘴，你……你……實在太美麗了！凡人都應該擁抱你！我五十歲了，我醉了！我暈了！

我要擁抱你！我要親你的嘴！求您別見怪，別降罪給我！

政大爺正要擁抱娘娘時，曲兒在後面大叫一聲，嚇得政大爺一震，忙用布幔將自己及娘娘一併遮住。此時

新兒上，口裏不住的叫着「爸爸。」

新兒 怎麼不在這兒？也許他找達兒去了。

他躊躇着，凝視娘娘的寶座。

新兒 剛纔聽爸爸說這娘娘非常好看，現在乘沒有人在這兒，我倒要偷看一下。

新兒正要跳上神座，政大爺在布幔內移動，嚇得新兒突然止住，如此三番四次，新兒大聲喊叫，此時曲兒達

兒已將各人的腰帶解下。

新兒 不得了！不得了！娘娘復活了！

曲兒和達兒由後面跑上。

新兒 嘿？怎麼你們也在這兒？

曲兒 我們早就在這兒了！

新兒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達兒 我們倒要先問你：你在这兒幹什麼？

新兒 我上這兒來找我爸爸的！

曲兒 那麼我們是上這兒來捉賊的！

新兒 捉賊？那兒有賊？

達兒 賊就躲在娘娘的布幔裏！

新兒 好傢貨！剛纔嚇得我一跳，我以爲是娘娘復活了，原來是賊在這裏面作怪好，咱們

上去捉住他！上去！上去！

曲兒 讓我先上去！

曲兒和達兒跳上神座將政大爺連布用腰帶綑綁下來。

曲兒 你好大的膽！在這青天白日，敢上這廟裏來偷娘娘打打，打我們今天非揍死他不可！
新兒 達兒！

新兒 讓我來打他幾個耳光，剛纔他嚇壞爺爺了！

新兒打了「賊」幾個耳光。曲兒達兒只是好笑。

新兒 奇怪，怎麼這個賊我這樣的打他，他還不作聲，莫非他死了不成？讓我們把他揭開來看看——看看到底他是死的，還是活的？

曲兒 他一定是活的，最好讓我們把他活埋到後面井裏去！

達兒 對，像他這種傢貨，非把他活埋不可！

新兒 慢點，我一定要看看這賊的真面目，揭開！揭開！揭開來讓我們大家看看！

前輩 我情願你們把我活埋到井裏去，求你們不要揭開我的面目！

新兒 噯呀？這不是我爸爸的聲音嗎？

曲兒 對，這是政大爺的聲音！

達兒 倘若是政大爺，那我們真是罪該萬死！趕快揭開來，看看到底是不是他老人家？

前輩 不要不要！請你們千萬不要揭開我的面目！我實在沒有面目再見你們了！

大夥兒忙手忙腳的把政大爺解開，露出真面目。政大爺此時很不好意思的把臉向裏避開。

新兒 爸爸，您憑空跑到娘娘幔子裏去幹什麼？

達兒 政大爺，我向您謝罪！

曲兒 政大爺，我向您請安！

前輩 請你們仍然用布把我的臉遮蓋起來罷！我實在沒有臉再見你們和本村的青年

了！

新兒 可是，爸爸，這是遮蓋娘娘的布幔，您瞧娘娘現在可是赤條條的了！

政大爺抬頭一看，見娘娘裸體露出，不覺大驚喊道，并用衣服將自己的面目遮蓋起來。

前輩 這可不得了！請你們趕快把娘娘遮蓋起來！我……我求你們把他遮蓋起來！這
是關乎一村的風化！

新兒 不，我們不願意再把她遮蓋起來！我們要讓她這樣裸着體，這樣豈不更美麗？
要永遠的讓他裸着體，這樣豈不更美麗？

大夥兒唱着『我們要讓她裸着體，這樣豈不更美麗……』時，幕落。

一九三〇年夏。

| 方 | 順 | 九 | 巡
| 方 | 順 | 兒 | 警

全劇登場人物：

一對近視眼

獨幕劇

方方與順順是一對很親密的朋友。他們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現在將近三十歲了，還在一塊兒生活，並且同在一個公司裏工作。人家都說他們是同性戀愛，其實他們是反對現代的婚姻制度。

還有一件趣事。就是他們都是近視眼——很近的近視眼，近到這樣的程度；假如去掉他們的眼鏡，他們就是一對睜眼睛子。

今天從公司裏回來，吃了晚飯，閒談了一會兒，正要預備睡覺，忽然他們發生一個疑問，就是他們要證明究竟誰的眼睛近得厲害些。

方方
咱們試試？

順順 用不着試！我知道我的眼睛比你的強。

方方 光說是靠不住的，咱們必得試驗。試驗。

順順 試驗就試驗，難道我還怕試驗麼？好，咱們就試驗！

方方 馬上就試驗！

順順 用什麼方法試驗呢？

方方 這很容易。你就站在這裏別動，讓我先來試驗你。你去掉眼鏡，你去掉眼鏡！趕快！趕快！

快！

順順 好。我就去掉眼鏡。

順去眼鏡後，方指着對面壁上掛的一個月牌說：

方方 這壁上掛的是什麼？

順順 那是……

方方 是什麼？趕快說！

順順 是月份牌！不是，不是月份牌，是……

方方 究竟是什麼？

順順 還是月份牌！

方方 看準了麼？

順順 看準了。是月份牌。讓我戴上眼鏡來看。（戴上眼鏡）可不是月份牌嗎？

方方 你不是看出來的，完全是猜出來的！

順順 不管這些，現在讓我來試驗你。你也站在這塊兒不要動，去掉眼鏡。

方方 好罷。

順順 由袋內取出一枝鉛筆。

順順 這是什麼？

方方 這……這……

順順 快……快……快！

方方 是一塊手捲！

順順 你真看中了。一點兒不錯，的確是一塊手捲。你快戴上眼鏡瞧瞧，看看究竟是什麼？

方方 呀？怎麼是一枝鉛筆？我明明瞧見是一塊手捲。

順順 得了罷！你還說！我說你的眼睛沒有我的好，你不信，現在你總該信了罷？

方方 我還不信。我始終不信你的眼睛比我的好。我的眼睛一定比你的強。倘若你不信，

不妨再試試！

順順 我沒有這些閒精神再來試。

方方 我知道你不敢再試了。那麼咱們睡覺罷。明天還得起早呢。

順順 我今晚有點不敢睡。

方方 爲什麼？

順順 你不怕麼？

方方 怕什麼？

順順 你不怕那個吊死鬼麼？

方方 那怕什麼？

順順 那個吊死鬼的屍首還放在咱們門口沒有搬走呢！

方方 搬走了！搬走了！一早就搬走了！

順順 沒有，沒有搬走。我剛才回來還看見用蘆蓆包在門口。你不信，咱們可以叫九兒進

來問。

方方 你叫罷。

順順 九兒！九兒！

九兒上

順順 昨晚那個在咱門口電線桿上吊死的那個吊死鬼搬走了麼？

九兒 搬走了。剛才搬走了。

方方 我說搬走了罷，你不信，你的眼睛真是太不行了！

順順 也許是剛才搬走的。

九兒 是剛才搬走的。

九兒下

方方 快睡罷。快睡罷。

順順 老實說，我還有點怕……

方方 怕什麼？咱們趕快睡罷，天已不早了。

方脫衣將眼鏡取下放在書桌上，然後睡下。順亦脫衣躺下，但仍戴着眼鏡在床上看小說。

方方 你還不睡麼？

順順 我看完這篇小說就睡。

方方 不要看了罷，明天還要起早呢！

順順 好罷。

順將小說拋在一旁閉目欲睡。

方方 你幹麼不滅燈。

順順 我今晚不但要開着燈睡覺，而且要戴着眼鏡睡覺。

方方 爲什麼？

順順 難道你果真不怕麼？

方方 怕怕什麼？

順順 你不怕那個弔死鬼今晚闖進咱們屋裏來麼？

方方 怎麼你還怕鬼麼？

順順 我是不怕鬼的。我恐怕你怕鬼！

方方 我向來不怕鬼的，請你關燈睡覺罷，開着燈我是睡不着的。

順順 我已躺下了。請你起來關燈罷。

方方 我懶得起來。叫九兒進來關罷。九兒！九兒！

九兒上

九兒 什麼事，先生？

方方 替我們把燈滅了，關上門。

九兒 著，先生。

順順 慢點，慢點，我的眼鏡還沒取下呢！九兒，替我放在書桌上罷。

九兒 著，先生！

順將眼鏡交九兒放於書桌。

方方 快滅燈出去罷，我要睡了。

九兒 著，先生！

順順 今晚警醒些，不要太睡着了！

九兒 著，先生。

九兒滅燈，關門，下。全屋黑暗。忽顯出一大火球在屋內蠕動。方方大驚。

方方 順順！順順！

順順 什麼呀？

方方 你瞧！你瞧！那是什麼？那是什麼？不得了，愈落愈下來了！

順順 噯呀！這是什麼玩意兒！你趕快起來，起來打開燈。

方方 你起來，我怕極了！

順順 我亦怕極了！那麼怎麼辦？

方方 下來了！下來了！這屋裏有鬼呀！這屋裏有鬼呀！九兒！九兒！九兒！你這個混帳東西！還不趕快來！你還不趕快來！打開燈！

順順 救命！救命！打鬼！打鬼！九兒！九兒！打鬼！打鬼！趕快來打鬼呀！

九兒在門外

九兒 那裏有鬼呀？那裏有鬼呀！

方方 裏面裏面，這裏面有鬼呀！你還不趕快進來！你這混帳東西！

順順 快進來呀！快進來呀！混帳東西！

九兒 我實在不敢進來呀，我……我亦怕鬼……我怕鬼把我吃了呀！噯呀！裏面的確有鬼，有兩個吊死鬼……

方方 你不趕快進來！混帳東西！趕快進來吧，混帳東西！

九兒 一會兒就來了！巡警一會兒就來了！我已經打發廚子上隔壁叫巡警了！

方方 順順由牀上爬起，在屋內亂跳亂跑，火球追在他們後面。

方方 門呢？房門呢？房門在那呢？趕快打開房門讓我出去罷！

九兒 房門就在這邊呀！就在這邊呀！

順順 蠢東西！房門究竟在那邊呀！我們的腦袋都快要裂了呀！

九兒 巡警來了！巡警來了！巡警爺！巡警爺！請你快進去罷！你快進去救命罷！

順方 救命呀！救命呀！趕快來救命呀！

方方 順順伏於床下。

巡警 那兒鬧鬼？那兒鬧鬼？

九兒 這裏面就是這裏面！

巡警甲 輕輕將門稍開，一只脚站在門裏，一只脚踏在門外，彷彿鬼要吃他似的，用手電燈往房內注射，正射

在床舖下的方方願願身上。

巡警 嚟呀！那是什麼玩意兒呀，白團團的一大堆！

方方 那就是鬼呀！那就是鬼呀！請趕快進來罷。

巡警 請你先進去打開燈罷！

九兒 倘若我敢先進去，我就不必來麻煩您！

巡警 不要緊！你進去！我手上拿着刺刀啦！這有什麼可怕呢？

九兒 還請您進去吧！

願方 請趕快進來罷！請趕快進來罷！

巡警 電燈在那兒？讓我進去！我，我知道沒有什麼可怕的？

九兒 電燈在那邊？

巡警入內將電燈打開，火球沒。九兒仍是不敢進去，方方願願亦仍躲在床下用褥單緊緊包着不敢動。

巡警 鬼鬼在那兒？怎麼沒有瞧見鬼呀？伙計，你進來看看！

九兒 （仍站在門外）我怕！

巡警 沒有什麼可怕的。這麼亮的電燈開着還怕什麼！

巡警將九兒拉進屋。

巡警 你告訴我鬼在那裏？

九兒 我亦不知道。請您問他們。

巡警 請你們趕快出來罷。看看鬼究竟在那裏？

方方 我們是不敢出來的，除非你們先把鬼捉住了！

巡警 沒有鬼，叫我上那兒去捉鬼！

順順 我們剛才明明看見一個很大很亮的鬼！

巡警 請你們出來看看呀，究竟有沒有鬼？

方方 我們實在嚇壞了！

巡警 沒有什麼可怕的。快出來！快出來！

九兒 好像這會兒沒有鬼了！

方方順順由床下爬出來。

順方 我們的眼鏡呢，九兒？快把眼鏡交給我們！

九兒將眼鏡遞給方方。

巡警 鬼呢？鬼在那裏？

方方 咦？鬼呢？怎麼沒見了？

順順 這真奇怪！剛才我們明明看見一個大鬼？

巡警 那麼鬼呢？

方方 這個鬼一定是個很能幹的鬼，他能夠來無踪，去無影。也許見你來了，他馬上就飛

出去了！

順順 也許就是這個道理。

巡警 究竟怎麼一回事？請你們把這事情的前後經過詳細告訴我。讓我來細細偵察。

方方 說起來這事亦真奇怪。我們剛睡下，就看見一團火球，很大的一團火球在這屋裏蠕動，由左邊到右邊，由右邊到左邊，後來差不多要到我們的頭頂上，我們嚇極了，我們

想開門跑出去……

巡警 對，你們應該跑出去。

方方 但是我們因為當時嚇暈了，簡直摸不到門的方向！

順順 加之我們又沒有戴眼鏡，除了那個大火球外，什麼都看不見！

方方 所以我們不得已只好躲到床底下。

巡警 這事真奇怪。照這種情形看來，不見得是鬼在這兒作怪？

順順 一定是鬼。毫無問題。並且是個弔死鬼！

巡警 你怎麼知道一定是鬼？你怎麼又一定知道是個弔死鬼呢？

順順 因為昨天晚上在我們這門口的電線桿上弔死一個人！

方方 是的。一定是那個弔死鬼！因為昨天下午有一個要飯的站在門口要飯，說了許多可憐的話，求我們給他一點東西吃。我們因為看他不像個窮人，所以沒有給他。他臨走氣極了，對我說：他是吃了這個年頭的虧，才出來要飯，他是英雄落難。唉，那知道今早弔死在咱們門口的就是他，就是那個要飯的！

順順 這一定是他在和我們搗亂！

巡警 不見得是鬼在和你們搗亂，也許你們自己在和你們自己搗亂？

方方 不。一定是鬼在和我們搗亂。我們明明看見是鬼！

九兒 您倆沒有看錯罷？因為您倆都是近視眼。您倆時常看錯東西，當您們沒有戴眼鏡。

巡警 你們睡覺去掉眼鏡麼？

方方 去掉。

巡警 平常你們去掉眼鏡，你們看得清楚麼？

順順 不清楚。但是我的眼睛比他的強。他只要去掉眼鏡簡直就是瞎子。也許他看錯了，

但是我決不會看錯。

巡警 好罷。你們現在用不着多說，現在請你們倆仍然照剛才去掉眼鏡，滅了電燈睡下，

讓我站在這兒偵探，看看究竟是什麼在這屋裏作怪！

方方 好。我們就睡下罷！讓他偵探。

順順 我不睡下。我怕。

巡警 不要緊。我們這些人在這兒還怕什麼？睡下罷！睡下罷！

方方順順去了眼鏡依舊睡下。

巡警 你去滅電燈。

九兒 是。

電燈一滅，火球復顯。方方順順則大呼。

順方 嚶呀！鬼又來了！鬼又來了！鬼又來了！

巡警 在那裏？鬼在那裏？

方方 現在正在我頭上！正在我頭上！

巡警 這麼？這麼？

方方 對！對！

巡警用手將火球捉住，火球則沒。

巡警 現在你們還瞧見什麼？

順方 什麼都沒有了。

巡警 好了。現在你把電燈打開。請你們戴上眼鏡起來看。你們所謂的鬼現在已經在我手掌心裏了！

九兒開了電燈，順順方方起來。

順順 鬼呢？

巡警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鬼！

方方 這不是一隻亮火蟲麼？

巡警 不錯，這是一隻亮火蟲，你們戴上眼鏡就是一隻亮火蟲，你們去掉眼鏡就是一個鬼！

順順 這明明是一隻亮火蟲，怎麼在我們看來是一個鬼！

方方 原來我們都是近視眼！

巡警 原來你們是一對近視眼哈哈……哈哈……

佛 西 戲 劇

(幕落)

十八年，十一月。

兄 弟 青 年 香 客

全劇登場人物：

偶 像

獨幕劇

佈景 某村前的一個破廟裏。

弟 我的肚子越叫越厲害了！

兄 我的肚子也是越叫越厲害了！

弟 難道就讓它這樣叫下去麼？

兄 不讓它叫，又有什麼辦法呢？歸根到底，都是咱們弟兄的運氣不好！

弟 我看不是咱們弟兄的運氣不好，實在是咱們的菩薩太不行時！

兄 不過這個年頭，背時的，又豈止咱們廟裏的菩薩？

弟 我看只有咱們廟裏的這個『背時鬼』最倒霉！你瞧華拐子廟裏的菩薩是多麼行

時呀——人家是多麼抖呀，男的女的，整天整夜的，把魚呀肉呀一筐一筐的往廟裏送去！華拐子兩口子吃得白肥白胖的！兩對眼睛也越長越小了，簡直瞧不見人了！前天我在駱駝莊碰巧遇着他們倆，我老遠的就喊着：「華大哥華大嫂！近來一向好呀？」他們好像眼沒瞧見耳沒聽到似的，陪着一羣提着魚呀肉呀的香客往他們廟裏去了！

兄 呀？還有這麼一回事麼？

弟 可不是嗎？

兄 華拐子這孩子太可惡了！現在簡直瞧不起咱們弟兄了！弟弟，不要氣，我明天碰到他的時候，我要和他理論——我非代你出這口氣不可！

弟 這口氣是出不了的，大哥總而言之，只怪咱們的菩薩不爲咱們爭氣！只要咱們的菩薩一行時，你瞧，誰都要笑嘻嘻的向咱們弟兄請安問好；現在咱們菩薩倒霉的時候，誰也不認識咱們；就是從前很認識咱們的，現在也假裝不認識咱們了！

兄 想起來，真是生氣！

弟 氣是沒有用的。最好趕快使咱們的菩薩行時罷？

兄 他不行時，咱們怎麼辦呢？

弟 他再不行時，我自然有法子辦他？

兄 你有什麼法子辦他？

弟 我要把他砍成粉碎！

兄 你這個法子倒痛快！倘若他再不趕快行時，多招幾個香客來，咱們就用這個最後的手段對付他！

弟 走近窗前，望外瞧。

弟 大哥，你來，你來瞧，那邊來的不是兩個香客麼？

兄 對！是兩個香客！你瞧，你瞧他們手上還提着兩個很沉的筐子呢！呀！咱們的運氣來了！

佛四戲劇

咱們的菩薩行時了！

弟 咱們弟兄今天可以大吃一頓了！

兄 你猜猜他們那兩個筐子裏是些什麼？

弟 自然是些魚呀肉呀雞呀酒呀！

兄 你說那筐子裏的雞是冷的還是熱的？

弟 當然是熱的。

兄 不見得是熱的，一定是不冷不熱的！

弟 你聞！這是什麼味？這不是雞的香味麼？

兄 可不是嗎？

弟 他們一定走近了！

兄 來了！來了！他們已經快要進來了！咱們趕快預備罷！你去後面拿個盆兒來！

弟 拿盆兒幹嗎？

兄 裝那筐子裏的魚呀肉呀！

弟 對。不是大哥提醒，我倒忘了！

弟下。兄再至窗前望外看，不覺大驚。

兄 呀？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往那兒去了？倒霉！倒霉！這才真叫倒霉！這麼好的東西又送給別人去吃了！這才叫倒霉！這個「倒霉鬼」倒霉倒到這種地步了，香客走到廟門口都拐灣走了！

弟上

弟 盆來了。香客呢？還沒有進來麼？

弟急望窗外看，亦不覺大驚。

弟 這是怎麼一回事？剛才不是明明看見兩個香客朝這邊來了麼？怎麼沒見了，大哥？

兄 他們那兩筐子的魚肉又送給華拐子去吃了！

弟 又送給華拐子去吃了？你怎麼知道？

兄 我親眼瞧見他們往東去了！

弟 這才倒霉倒到萬分了！都是因為這個『背時鬼』不爭氣！我非痛打他一頓不可！

弟跳上神案，將菩薩痛打了幾個耳光。

弟 那麼香的雞你不想法弄過來我們吃，你說你該打不該打！你若再不行時，我就要用斧頭來砍，將你砍成幾塊，架起柴火來燒！

兄 得了罷！倘若他再不行時，咱們乾脆把他砍成肉醬就得了！

弟 看你還行時不行時！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倒霉的菩薩！哼！

兄 弟弟！弟弟！快下來！來了來了！對面又來了一個香客提着一筐子！

弟 真的麼？

兄 的確又來了一個香客！

弟 跳下神案，往窗外看。

兄 那不是一個香客麼？

弟 對。是一個香客。他提的筐子好像很沉呢！這個香客的魚肉不至又送給華拐子吃罷？

兄 不敢說。也許你剛才得罪了菩薩，他生氣了，索性倒霉倒到底！

弟 你說我不該打他麼？

兄 對。也許他生氣了！

弟 這不要緊。讓我來向他陪個不是。

弟 跪下，一面叩頭，一面說道。

弟 剛才都是我的錯。請您不要見怪。我們因為肚子餓得不得了，所以不能不拿您來出氣。請您不要見怪。求您大顯神靈，把那個朝這邊來的香客弄到咱們的廟裏來！我們弟

兄實在餓得沒有辦法了！

弟說畢又叩了三個響頭。

兄 趕快起來！香客已經進門來了！你快起來罷！

弟急忙起來。青年上。

青年 你們這廟裏的菩薩靈麼？

兄 靈極了！您是來敬香的麼？

青年 不。我向來不相信這一套。

弟 先生不相信菩薩？

青年 不。我不相信泥土堆的木頭雕的偶像。

弟 那麼先生上我們廟裏來幹嗎？

青年 我是特爲來調查偶像的！

兄 先生筐裏有什麼？

青年 乾點心。

弟 是拿來給菩薩吃的麼？

青年 不是。是拿來給你們吃的。

兄 拿來給我們吃的？

青年 對。送來給你們吃的。你們餓不

弟 我們餓極了。我們兩天沒有吃。

青年 你們爲什麼不吃呢？

弟 先生這話問得奇怪！

兄 這一向年頭不對。香客少了。我們沒得吃的。

青年 不是你們沒得吃，是你們不肯吃！只要你們肯吃，你們馬上就有吃！

兄 先生筐裏的乾點心可以給我們吃麼？

青年 可以給你們吃。只有一個條件。

弟 什麼條件都成，只要先生肯給我們吃。實在餓得沒辦法了。

青年 菩薩是偶像！偶像是迷信！現在革命已成功，一切偶像都應打倒。我這次到這鄉下來的目的，是要設法打倒這鄉下一切的偶像，剷去這鄉下一切的迷信。

兄 先生，請您不要講這些。我們不懂。您筐裏的點心拿點給我們吃，我們就感謝了，我們快要餓死了！

青年 點心在這裏。你們可以隨便吃。但在你們未吃我的點心以前，請你們馬上毀滅這個菩薩！

兄 弟弟！拿斧頭來！這個『倒霉鬼』要他有什麼用！只要現在有點心充饑！

弟 對！對！這個倒霉鬼，在這個年頭，要他有什麼用！大哥，斧頭在這裏！

兄拿着斧頭，跳上神案，向菩薩臉袋上用力砍去，將一頂泥堆的菩薩砍得粉碎。

青年 對！這才是革命的精神！點心在這裏！你們請吃罷！我要走了！再會。

青年下

兄 我說，弟弟，這個人真有點怪！

弟 管他怪不怪，咱們趕快來吃點心罷！我簡直餓暈了！

弟將青年留下的筐子揭開一看，不覺大喜。

弟 好極了！一筐子大饅頭！趕快吃罷，大哥！

弟兄二人像餓鬼似的各人拿了一個大饅頭吃！

兄 噯呀！怎麼這饅頭怪難吃的？

弟 噯呀！這是起了霉的壞饅頭！裏面都生了蟲！你瞧，這那能吃！

兄 我原先以為當真是乾點心呢！

弟 乾點心？請你吃罷！

兄 弟弟！這事不能怪我呀！

弟 不能怪你怪誰？誰叫你把菩薩砍成粉碎？

兄 誰叫我把菩薩砍成粉碎？我問你：誰叫你把斧頭交給我？所以，這事，弟弟，你亦不能怪我，咱們弟兄倆都有錯！

弟 我以為把菩薩毀了咱們可以大吃一頓，誰知上了這麼大的一個當！

兄 我也是這樣想——大吃一頓！誰知……唉！砍了這個倒霉鬼也好，反正他現在沒有半點用！有了他，咱們弟兄反倒牽牽連連的，倒不如痛痛快快把它毀掉得了！

弟 假如果真有人來敬香怎麼辦？

兄 你少想點冤枉念頭罷，像他這樣一個背時菩薩，誰來敬香？假如有人來敬香，咱們弟兄決不至落到現在這種餓肚子的地步，咱們亦決不願把他砍成粉碎！

弟 可是我現在餓極了！頭也暈了，眼也花了，手脚也發軟了，這怎麼辦呢？

兄 這卻沒有辦法，此後咱們只好改行，不要專靠菩薩吃飯。菩薩是靠不住的。有行時的菩薩，有背時的菩薩。遇着行時的倒可以混碗飯吃，遇着像咱們這樣的背時菩薩，那簡直沒有辦法！

弟 好，咱們決計改行，此後不要專靠菩薩吃飯！

香客上

香客 聽說你們這廟裏的菩薩很靈？果真靈麼？

弟 靈！靈極了！您是來敬香的麼？

香客 對。我特爲來敬香的。

兄 那麼你帶了祭品來麼？

香客 帶了。這筐裏都是。

弟 您帶了些什麼祭品？我們可以看看麼？

香客 可以。你們瞧：這是一只老母鷄，這一條大鯉魚，這是一壺酒，這是三椀飯，這是香蠟，紙燭。

兄 這些東西正好！我們的肚子餓極了！

香客 讓我先敬菩薩！敬了菩薩再給你們吃！菩薩呢？在那裏呀！怎麼你們這廟裏沒有菩薩？

兄 我們的菩薩現在不在位！

香客 上那兒去了？

弟 人家……人家借……借去出馬了！

香客 那麼我要走了！

兄 那麼請您把祭品留在這裏，待菩薩回了我們再代您敬？

香客 不成。你們這裏的菩薩既不在位，我得把祭品帶去敬別的在位的菩薩！

香客下

兄 你瞧！可惜！可惜！那麼香的老母鷄！

弟 我瞧？我瞧什麼？誰叫你打一頂菩薩打得粉碎？

兄 誰叫你拿斧頭給我？

（幕）

十八年錄十一年舊作

蒼蠅世界

全劇登場人物：

蒼蠅博士——杜先生

其母——忠實的佛教信徒

其侄——子平賭棍

富紳——陳先生

茶房——小五

洋人——安德生

第一幕

景秀公園的一部份。除茶桌椅外，還有白布書寫的『驅逐蒼蠅運動』『撲滅蒼蠅』『爲民去害』種種標語。開幕時，蒼蠅博士正在大聲疾呼的向民衆講演。導演者或舞台裝飾者應特別注意：這景應該這樣佈置，當蒼蠅博士演講時，觀衆只能看見他的側面，但觀衆看不見台上的民衆，只能聽到他們的鼓掌與歡呼。

博士 諸位同胞須知道：我們的仇敵不僅是爭戰與病狂，不僅是復辟派反革命，我們最大的最厲害的仇敵就是蒼蠅！（鼓掌。）蒼蠅把種種毒菌搬到我們的食物裏，讓我們吃了病，病了死！（鼓掌。）我們平常只看見鎗炮子彈打死人，卻沒有看見蒼蠅殺死人！我們平常只覺得死在戰場的人多，卻不知死在蒼蠅手裏的人更多！鄙人研究蒼蠅之

學二十餘年，深知蒼蠅之爲害過於洪水猛獸，希望從今日起全市的民衆聯合起來，羣策羣力，同心同德的起來驅逐我們四萬萬同胞的仇敵！務必奮鬥到底！（鼓掌。）撲滅了一個蒼蠅，就是爲我們同胞去了一個毒害！先從本城做起，然後普遍到全國！鄙人現在向各位慈善家捐來了不少的錢，從明天起我要在滑稽胡同二十五號設立收買蒼蠅事務所。倘若諸位捉到一個活蒼蠅送來，我可以給諸位兩個銅子。倘若捉了一個死蒼蠅送來，我可以給諸位一個銅子。希望全市的民衆一起努力，驅逐我們的仇敵！（鼓掌。）撲滅我們的對頭！（鼓掌。）爲民去害！（鼓掌。）爲同胞造幸福！（鼓掌。）全市的民衆聯合起來！（鼓掌。）四萬萬同胞聯合起來！（較長的鼓掌歡呼。）

民衆漸漸散了，博士和富紳走近茶桌坐下，茶房打了手巾把，沏了茶。

富紳 您今天的講演太好了！真能打動人的心腸！就是我這個平常很冷淡的人，聽了您這番講演，不由得我的心腸不跳蕩起來！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對於足下主持的運動，表

示一點贊助？

博士 歡迎，當然歡迎！這種偉大的工作，爲民除害的工作，非要我們大多數的民衆聯合起來不可！老先生既肯贊助，兄弟非常感謝！

富紳 我想別的事情我也不能幫忙，能幫忙的只在金錢方面。

博士 那好極了。金錢的幫助較精神的幫助更偉大，更有力！

富紳由袋內取出支票簿子，簽了一張支票給博士。

富紳 我今天先捐五千塊錢，這是一張支票，等到將來事情有了成效，我再捐一萬。

博士 謝謝。我爲全國的民衆向老先生道謝！

富紳 那裏話！咱們大夥兒都是爲公，爲大多數的同胞謀幸福，謀健康！

博士 不錯，謀健康，爲大多數的同胞謀健康！可是我剛才演說並沒有把健康兩個字引用進去！這兩個字實在太好了！切極了！謝謝老先生提醒我，下次演講，我一定要引用進

去。

富紳 可是博士今天的講演實在太有力了。我有幾個外國朋友也在那裏聽講，他們都是大受感動。

博士 哦，居然有外國人來聽我講演？這是我當初沒有想到的。對了，這實在是一個國際問題，不管中外人氏都應該起來贊助，您說對不對，陳先生，我說這蒼蠅問題實在是一個國際問題？

富紳 您說得一點兒不錯，這蒼蠅問題的確是一個國際問題。最近國際聯盟會不是派代表到中國來調查衛生問題嗎？

博士 對了，不是陳先生提及，我倒忘了。那位日內瓦派來的代表好像現在還在這兒，不是嗎？

富紳 是的。正在這兒。上禮拜我在一個宴會上碰見他。人很好，對於中國的事情很熱心。

中國話說得也不錯。

博士 我們這蒼蠅問題倘若能得到他的贊助，豈不更妙嗎？

富紳 這很容易。只要——

茶房上

茶房 先生，您要用什麼點心嗎？

博士 你們這兒有些什麼點心？

茶房 千蒸糕，餛飩，燙面餃，豆沙包子，伊舖麵，鷄絲麵，……

博士 就來兩碗鷄絲麵罷。您看怎麼樣，陳先生？

富紳 隨便什麼都成。

博士 那麼就鷄絲麵罷。

茶房 不要別的吗，您啦？

博士 不要。

茶房叫一聲『鷄絲麵兩碗』下。

博士 我很想得到那位外國先生的贊助，他將來回到日內瓦可以替我們大大的宣傳。

富紳 這很容易，只要我明天碰見他的時候，告訴他一聲就得了。

博士 其實我又來說一句我們中國人不爭氣的話：無論什麼事只要有外國人在裏面，就容易辦多了。用不着他們切實的參加工作，只要掛上他們的一個空名，那事情就容易多了，您說怪不怪，陳先生？您說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心理？

富紳 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的結果！

博士 難怪要打倒帝國主義呢！

富紳 帝國主義也是我們中國的仇敵，我們也應該打倒他！

博士 當然應該打倒！不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民衆永遠不能享受自由平等的

幸福。

富紳 一點兒不錯。我們也應該組織一個打倒帝國主義的大同盟！

博士 這是很應該的。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今日的中國如同撲滅蒼蠅問題一樣的重要！
重要！我們的蒼蠅撲滅完了，再來打倒帝國主義。

茶房送麵上。兩人一面吃着，一面談着。

博士 您剛才說的那個外國人姓什麼？

富紳 我說的那個外人？

博士 就是那個從日內瓦到中國來調查衛生問題的。

富紳 哦，他，他叫安德生。

博士 中國話說得很好？

富紳 說得不錯。

博士 噯呀，糟了！

富紳 什麼事？

博士 我在這麵裏吃出這麼大的一個蒼蠅來了，您看糟不糟？

富紳 讓我瞧一瞧——可不是嗎？還是一個大頭蒼蠅！多半是長在毛房裏的！

博士 這館子簡直的該死！還是一個大頭蒼蠅！這一定是從毛房裏飛來的！

富紳 當然！中國的毛房向來是在廚房隔壁的！

博士 我真不知道吃了多少微生物下去了！茶房！茶房！

茶房上

茶房 是您叫嗎，先生？

博士 你瞧瞧這碗裏是什麼？

茶房 沒——沒有什麼。

博士 沒有什麼？睜開你的兩隻眼睛瞧瞧！

茶房 這裏面的確沒有什麼，您啦。

博士 你瞎了眼睛嗎——這是什麼？

茶房 這不過是一個小蒼蠅！

博士 一個小蒼蠅？

茶房 個把蒼蠅在這夏天是難免的，您啦。

博士 你沒有瞧見這些標語嗎？這裏不是寫着叫你們『撲滅蒼蠅』『驅逐蒼蠅』嗎？

茶房 公園這麼大，不知道有多少蒼蠅，倘要一個個來撲滅，那是多麼麻煩啦！

富紳 得了吧，下次小心一點就是了！

茶房 是，您啦。

茶房收拾碗筷下。

富紳 說亦難怪，這公園裏蒼蠅實在太多，你看，這邊就好幾個。

博士 我來打。一會兒就可以打沒了。茶房！茶房！

茶房上

茶房 是您叫嗎，先生？

博士 拿個蒼蠅拍子來。

茶房 是。

茶房下

富紳 對不住，我可要先走一步了，我還有點事啦。

博士 您請吧，不客氣。

茶房送蒼蠅拍子上。

富紳 多少錢，茶房？

博士 您不用管，我來罷？

富紳 我來我來，不必客氣。多少呀？

茶房 兩毛五……兩毛五——五毛——五毛五——五毛五——七毛五，一共七毛五，

您啦！

富紳 一塊！

茶房 您啦不用給錢。下餘二毛五，找您啦？

富紳 不用找了。

茶房 謝謝您啦。小賬兩毛五呀！

富紳 那麼我就少陪了。

博士 其實我也要走了。不過這幾個蒼蠅實在看不過眼，非打死他們，我不安心！

富紳 您真太熱心了！哈哈哈哈哈！明天見。

佛西戲劇

博士 明天見。

茶房 您啦走了。

博士 喂，陳先生，請您千萬不要忘了把我們這種運動的意義告訴那個外國人！

富紳 一定一定！

富紳下。茶房亦下。博士拿着蒼蠅拍子在各處尋打蒼蠅。片刻，茶房復上。

茶房 先生！

博士 什麼事？

茶房 您剛才演說，不是說您收買蒼蠅嗎？

博士 對呀，你有蒼蠅出賣嗎？

茶房 我沒有，您啦。因為我們這兒有一個伙計打聽。是什麼價錢，您啦？

博士 你站住！別動！別動！

博士一拍，拍在茶房的肩上。

博士 你瞧！這麼大的一個大頭蒼蠅！這都是毛坑裏飛來的！哼！

茶房 是的，您啦，像您這樣熱心，真是難得。不知道您收買蒼蠅是什麼價錢？

博士 一隻死蒼蠅一個銅子。

茶房 活的呢？

博士 活的加倍！

茶房 像這樣的大頭蒼蠅呢？

博士 像這樣的大頭蒼蠅，死的兩個子，活的四個子。

茶房 這買賣倒不壞。一天只要捉到幾十個蒼蠅就很可以了！您辦這事真是替窮人做

好事！我也想幹這買賣。

博士 你會不會拍蒼蠅？

茶房 我拍蒼蠅下下中，從來不落空！

博士 你來試試！

博士把蒼蠅拍交給茶房。茶房一拍一個，無一落空，博士驚歎不已。

茶房 您瞧有一下落了空嗎？

博士 倒瞧你不出？你這本事在什麼地方學的？

茶房 這用不着學，您啦。

博士 你在這兒賺幾塊錢一月？

茶房 九塊錢。

博士 假使你願意拍蒼蠅，明天你可以到滑稽胡同二十五號找我，也許我可以給你一個較好的位置。

茶房 謝謝您啦。

博士的姪兒子平上。

其侄 伯父，請您不要打着蠅了罷，奶奶來了！

博士 奶奶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子平？

其侄 報上不是登着您今天在公園講演嗎？

博士 奶奶不會看報，怎麼知道的？這大概又是你告訴她的？

其侄 我沒有告訴她，請伯父不要冤枉我！您瞧，奶奶已經來了，她還在生氣啦！

博士 都是你這壞東西鬧出來的亂子！你除了賭錢，什麼事情不會做，還要搗亂！

博士的母親，年約六十歲的一個老太太，上。她左手拿着一串念佛珠，右手拿着一把鷓毛扇，一望就知道她是釋迦牟尼的忠實女信徒。

其母 子平！子平！你伯父在這兒嗎？

其侄 在這兒啦，奶奶！

博士 媽，你老人家怎麼也跑上這兒來了，這麼遠的道？

其母 我實在不放心，聽說你今天又在這兒開什麼會，說是要大家起來打蒼蠅，這個事情我向你說了好幾次，是幹不得的！

博士撥了一張紙給她坐。

博士 我也早知道媽媽是一片善心，可是——

其母 你要知道，自從你爸爸去世，我就信佛，到現在足足信了三十年了。這也不過是想為兒孫求福求壽，那我日夜修善積德，你就日夜為非作惡？

博士 媽，我並沒有作惡！

其母 阿彌陀佛，你還沒有作惡！你整天的打蒼蠅，這不是作惡嗎？你這不是殺生嗎？阿彌陀佛！你須知道蒼蠅的性命在佛菩薩面前，是和我們的性命一樣的寶貴呢！

博士 媽呀，您這——

其母 你造這種孽，將來都會有報應的呢！老佛爺是不會沒有眼睛的！

博士 媽呀，蒼蠅是一種有毒的東西！

其母 有毒的東西？阿彌陀佛，我看人纔真正是一種有毒的東西呢！

其侄 奶奶，我看您不必生氣了，您坐過來喝碗水吧。

博士 對了，媽喝碗水吧。

其母 唉，真是造孽！

其母走到桌前，看見桌上放着一堆死蒼蠅。

其母 這是什麼呀？

其侄 這是伯父剛才打死的蒼蠅！

其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看你這孩子造的孽！你這樣造孽難道不怕老佛爺懲罰嗎？

博士 這不是我打死的！

其母 你還要騙老娘嗎？趕快，子平，找塊好點的地方把他們埋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其侄 是。

其母 阿彌陀佛，——真是造孽！真是造孽！

此時其姪埋蒼蠅，老太太站在傍邊念着『阿彌陀佛。』茶房上。

茶房 先生，有人打聽不死不活的蒼蠅幾個銅子一個？

博士指着老太太向茶房招手，暮落。

第二幕

這是滑稽胡同二十五號——蒼蠅收買所的陳列處兼事務處。台左有幾個像郵政局匯兌處式的窗子。台中有一門通外面的場地。台右有一門通另一陳列室。滿屋擺着籐篋，裏面藏的是各式各樣的活死蒼蠅。牆壁上貼着許多蒼蠅運動的標語，其中『爲民除害』四個大字，特別巨大鮮豔。

開幕時，蒼蠅博士站在窗口收買蒼蠅，一邊付錢一邊寫賬，還得將新來的蒼蠅分類，真是忙碌異常。觀衆雖然看不見窗外的賣者，但由他們的聲音不難判斷窗外的擁擠。這個叫一聲『我還短兩個銅子呢，』那個喊一聲『我的是大頭蒼蠅，』東一聲『活的，』西一聲『死的，』真是熱鬧極了。最後，博士看了手錶，向大衆宣佈

「還有三分鐘，」窗外的民衆越發擁擠的厲害。小五——即是第一幕中的茶房

——挑着兩籐筐子蒼蠅上，後面跟着子平彷彿監工似的。

其侄 慢慢的，輕輕的放下。

小五將挑子放下。

小五 其實並不重，不知挑起來爲什麼這樣使勁！

其侄 你要知道這是大頭的！

小五 好傢貨，剛才與那個拉洋車的幾乎碰上了！

其侄 可不是嗎？下次可小心點！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一碰了，就是好幾百塊！

小五 侄少爺，這兩隻蒼蠅一共值得多少錢？

其侄 讓我來算算：這是大頭的，活的是四個子一個，卽是一分大洋一個；一毛大洋十個，

一塊大洋一百個，十塊大洋一千個，一百塊大洋一萬個；這裏一共是有兩萬個，合二百

塊大洋。

小五 好傢伙，虧得沒砸掉！

博士向窗外大聲說道『今天時候已到，希望諸位同志明日請早。』說畢，將簫子關閉。

其侄 伯父，我知道您今天一定很高興，因為我收來了這麼些大頭蒼蠅！

博士 全是大頭的嗎？

其侄 都是大頭的。並且是活的。

博士 全是活的？

其侄 沒有一隻是死的。

博士 這一挑共有多少？

其侄 兩萬。

博士 真不少，打開來讓我瞧瞧。

小五將簾兒打開一線縫眼。

博士 當心點，不要飛出來了！

小五 您放心，幹這個，我現在比誰都內行小心。

博士從縫裏窺看。

其侄 好不好？大不大？是不是活的？

博士 好極了！真是好極了！我從前以為你只會賭錢，原來你辦事的手腕倒也不壞。

其侄 伯父從前對我有偏見，所以老覺得我除了賭錢什麼都不會幹，其實——

博士 子平，我倒要問你：你這幾天很收了些活的大頭蒼蠅，你究竟從什麼地方收來的？

其侄 都是從城外收來的，很遠，離這兒有幾十里地，很不容易把他們搬到這兒來。不知

道我可不可以問伯父一個問題？

博士 你問。

其侄 伯父收買蒼蠅的道理我已明白了，可是現在還不懂伯父爲什麼最歡喜收買活的蒼蠅？

博士 這自然也有道理。無論什麼東西總是活的爲貴，死的爲賤。譬如打仗罷：打死一個兵，賞一塊錢，活捉一個兵就賞十塊錢；打死一個營長，賞五百塊錢，活捉到一個營長就賞一千塊錢。我們捉蒼蠅愛捉活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其侄 原來是這個道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博士 而且活的蒼蠅最好陳列讓人參觀，人家看了容易受感動，受了感動，也許要捐錢。這又是一種羣衆心理。

其侄 到現在我完全明瞭了這裏面的奧妙。

小五乘博士和子平談話時擺置蒼蠅籠，那知一個不小心，飛出來了兩個。

小五 糟了！

博士 怎麼啦？

小五 飛出來了兩個！

博士 你瞧！

小五 您不必着急，我一定可以把他們捉回來！

博士 捉不回來，一定要你賠！

小五 您瞧着吧。飛到那邊去了。這不是捉回了一個嗎？

博士 還有一個呢？

小五 請您不要動，他正站在您頭上捉住了！捉住了！怎麼樣，您啦，是不是兩個都捉回來

了？

博士 你捉蒼蠅的本事的確不壞。

富紳上

富紳 博士在裏面嗎？

博士 誰呀？

小五 陳先生！

博士 請進來。趕快請進來。原來是陳先生。

富紳 博士，您的精神簡直了得，這兩天的報紙差不多完全是紀載蒼蠅運動的事情。他們極恭維你的工作。聽說你收了不少的大頭蒼蠅？

博士 對了，就是這一種，請您過來看看。小五，你把簍子揭開讓陳先生參觀參觀。

小五揭開了簍子讓富紳親視。

富紳 這麼大的蒼蠅外面確實少見。您從那兒收來的？

博士 對於這些蒼蠅我不但花了極大的價錢，而且費了很多的心血……

富紳 是的，是的，這是當然的。你究竟從那兒買來的？

博士 請人從城外糞坑裏一個一個捉來的！

富紳 哦，原來是糞坑裏的特產！

博士 這種蒼蠅是最毒的。

富紳 真真費了心血，收集這麼一屋子各種各樣的蒼蠅，真是蔚爲乎一大壯觀！不知一共收了多少？

博士 讓我瞧瞧。

博士由袋內取出一本記錄簿看。

博士 到現在止，連活的帶死的，一共收了三千萬。這就是說到今天止，已經替我們民衆鏟去了三千萬仇敵！

富紳 足下真是功在黨國！像這麼好的成績，我們一定要請幾個名流來參觀參觀，表彰表彰。

博士 是的，或者這樣可以得到一點經濟的幫助，因為我們的經濟現在很恐慌。

富紳 是的，這種偉大的事業，倘若短少金錢的援助，當然不能發展。我今天特為來和你商議那位從日內瓦派到中國來調查衛生的安德生先生來此參觀的事。他在報上看見這件事情，他高興極了。他說是中國真正的建設事業。他有捐錢的意思。

博士 那好極了。這邊談話不方便，咱們到裏面去坐一會兒。

富紳 我不耽誤您的公事吧？

博士 一點兒不請，請！

博士和富紳談話時，子平與小五本來在擺置室內的蒼蠅，現在見他們要進去，所以也打住了。

博士 子平，你和小五就在這兒多耽一會兒，千萬不要讓老太太進來！

其侄 是，可是伯父剛才這二百塊錢請您給我吧，人家候着我送去呢。

博士 就是剛才這兩萬大頭蒼蠅的錢嗎？

其侄 是的。

博士 好吧。先給你一百。

博士由袋內掏出一百元鈔票給子平，然後和富紳下。

其侄 小五，你說我伯父有點曉得咱們鬧的把戲麼？

小五抽煙。

小五 他那裏會曉得？他真以為我們的蒼蠅是從城外收來的呢！

其侄 他決沒有想到都是我們自己用大糞種的！哈哈哈哈哈，不怕他是博士，這一下，可上

我們的當了！哈哈哈哈哈……

小五 他豈止上了我們的當，其實他上了許多人的當！你以為收來的這些蒼蠅都是一

隻一隻捉來的嗎？

其侄 當然都是特為種來賣錢的！可是現在種蒼蠅的人漸漸多了，咱們也得想法子把

咱們的蒼蠅養得較一般的蒼蠅肥些才好？

其侄 我也是這樣想。你趕快再到廠裏去挑幾石大糞吧，用大糞種蒼蠅是最好的方法。大頭蒼蠅都是從糞坑裏得來的。

小五 可是現在大糞很不容易買到，因為一般人現在都知道這個方法。他們都願意留給己用。

其侄 不管怎樣，你還得趕快去收羅收羅。

子平由袋內掏出錢來。

小五 給我錢。

其侄 這十塊錢拿去買大糞。這二十塊錢是給你的。

小五 謝謝侄少爺。

其侄 你跟我做這種買賣是不是比你在飯館子裏當茶房強得多？

小五 當然強得多。那邊只賺幾塊錢。

其侄 我希望你好好的做，將來一定發財。

小五 我一定好好的做。可是我們廠裏的糞缸還不夠，還得買。

其侄 現在我們有多少糞缸？

小五 現在我們只種了三十口缸。昨天我在外頭聽說有人要開辦一個蒼蠅製造公司，

他們亦打算用大糞種，開始就種二百缸，您瞧人家？

其侄 這還了得！我們非加添缸不可！這裏有五十塊錢，你再去買二十口大缸，越大越好，快去！

小五 多買一點吧？

其侄 現在錢不夠。明天再說吧。

小五 您身邊不是還有一百多塊錢嗎？

其侄 這點錢我要留給今晚賭博。好傢伙，昨晚輸了我一百多塊，我今晚非要去撈本不可！

博士和富紳上

博士 您不多坐一會兒嗎？

富紳 我不敢多耽誤您的寶貴時間，明天見吧。

博士 實在費心了。明天上午十時準。慢走。

富紳下

博士 子平，趕快準備，趕快準備，咱們應該趕快準備，那個外國人安德生明早十點鐘要上咱們這兒來參觀！

其侄 我不歡喜外國人來參觀。打倒帝國主義！

博士 這個外國人不是普通的外國人，他是很有學問的，是國際聯盟特為派到中國來

調查衛生的。

其侄 他能捐錢麼？

博士 他不但能捐錢，而且能替我們鼓吹，他可以使全世界的民衆都注意我們的蒼蠅，輔助這種偉大的驅逐蒼蠅運動！這樣，我們將來可以收入很多的金錢！

其侄 只要他肯捐錢，我們當然歡迎他！

博士 咱們這裏的蒼蠅還不夠，還得想法趕快收集蒼蠅愈多，陳列起來愈好看！

其侄 請伯父拿錢來！錢多，蒼蠅多！

博士 好吧！再給你三百元。

子平拿了錢向小五使了一個臉色。

其侄 咱們趕快去買大糞吧！

博士 買大糞作什麼？我是叫你們去買蒼蠅！

其侄 說錯了，我說錯了，買蒼蠅，買大頭的大頭蒼蠅！小五，來，來幫忙我吧。

子平小五同下。

博士 這才真正是爲民除害！

子平復上。

其侄 伯父！伯父！奶奶來了！奶奶來了！

博士 這——這——這怎麼——怎麼辦？……你趕快攔住她……設法……騙住她

——叫她——叫她不要進來——進來——千萬不要她進……進來……！

此時聽到外面一陣「阿彌陀佛」聲，幕落。

第二幕

景與第二幕同。唯裝置及擺佈較前更整齊，標語亦加添了。最顯著的是

「歡迎安德生博士。」開幕時，博士身衣大禮服，不時的看手錶，在室內踱來踱去。片

刻小五上。

小五 先生，您叫了嗎？

博士 那個外國人還沒有來嗎？

小五 沒有，您啦。

博士 現在幾點鐘了？

小五 大概十點多了吧？

博士 侄少爺還在老太太那邊嗎？

小五 是的，您啦。

博士 你去告訴侄少爺，叫他千萬不要讓老太太上這兒來。

小五 是。

博士 倘若那個外國人來了，就趕快請進來。

小五 是。

小五下

博士 不是約好十點嗎？怎麼還不來？外國人不是很守時間的嗎？

小五上

小五 洋老爺到！

博士 請！快請！

富紳與安德生上。小五下。

富紳 讓我來介紹這是國際聯盟的衛生部長安德生博士。這是中華蒼蠅撲滅會會長

杜博士，蒼蠅專家。（握手）

博士 今日承先生來此參觀，鄙人覺得非常榮幸。

洋人 陳先生告我說……說你很熱心蒼蠅事業，有很大收集，聽說，所以特來參觀之。

博士 請先生指教。鄙人從小就很歡喜研究蒼蠅，深感蒼蠅爲害人類極大。

洋人 佩服佩服。

博士 覺得蒼蠅是人類唯一的仇敵！

洋人 不錯不錯。

博士 據個人調查的結果，中國的蒼蠅固然多，外國的蒼蠅卻也不少。

洋人 多……多……多。先生這裏有多少？

博士 我這裏連死的帶活的共收了七千多萬，擺着兩大屋子，一百二十多種。

洋人 可了不得。讓我來看看。

博士 先看這邊。這是大頭的。你看多麼肥一個。這是中號的，翅膀往上捲的。這是小的，眼睛是綠的。這是最小的。雖是小，可是非常毒！

洋人 了不得。這了不得。有趣。有趣。

博士 請你再來瞧這邊——這邊都是死的。你看——你看……

洋人 有趣，有趣。真不少。苦了先生，苦心了先生。

博士 可惜現在經濟很困難，不然還可以多多的收集。

洋人 你是說短少錢麼？

博士 是。

洋人 錢，錢，那好想法子。這是好……好事。大家幫忙。大家要幫忙。好事，好事。

其姪急上

博士 什麼事！

其侄 奶奶來了！

博士 叫她不要來！攔住她，叫她停會兒來！我們一會兒就完了！

其侄 我實在攔不住了！

洋人 是有客麼？

博士 是參觀的。每天來參觀的人真是多極了！

洋人 我不留你，那麼？

博士 不要緊，不要緊，咱們再看裏面屋子。那邊還有幾十種，活的，都是大頭的。請！請！這邊

走。

洋人 不，我要把這屋子的蒼蠅都照相，蒼蠅和你照相，帶到日內瓦去。

富紳 好好，這好極了。這可以使全世界的民衆知道這種運動，可以使全世界的蒼蠅民族聯合起來。

其侄 伯父！

博士 你……你……快去攔住她……快去……快去……我停會兒多給你多給你

富紳 咱們照像吧。

洋人 是的，是的，博士站這邊，請。

博士 謝謝謝謝。請裏面看……這邊……這邊……

博士富紳洋人同入內。其母上。小五隨上。

其侄 奶奶！

其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原來是這個地方！子平，你伯父在這兒嗎？

其侄 伯父不在這兒。

其母 有人告訴我他在這兒捉了不少的蒼蠅？

其侄 是的，奶奶。

其母 都收在那兒，寶貝？

其侄 我不敢說，奶奶。

其母 不要緊，你儘管告訴奶奶。倘你伯父給你有個什麼長短，有奶奶啦。他敢！

其侄 我還不敢！

其母 傻瓜，怕什麼？儘管說這……這……些籐篋是幹什麼的？

其侄 這……這……這……

其母 這裏面是什麼，說呀。

其侄 這……這裏面是……是長蟲！

其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怎麼……怎麼把這麼些長蟲收在這簍子裏？子平，你又來騙奶奶罷？

其侄 奶奶不信，我可以打開一簍來給奶奶看來，來，您來瞧，這不是……這不是……那黑團團的不是長……長蟲嗎？

其母 那兒……那兒……

其侄 那不是嗎？動的，動的那不是嗎？嚶呀，我怕，我怕，我不敢再動了！

其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我不懂這些長蟲是從那裏收來的？

其侄 這是外國人託伯父買去放生的！

其母 這倒罷了，原來是買去放生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小五向子平耳語，有所計議。

其母 阿彌陀佛，原來是長蟲放生的；不是蒼蠅，我倒放心了。

其侄 奶奶，不是的，不是長蟲，這些籐箕裏都是蒼蠅！

其母 蒼蠅？你剛才不說是長蟲嗎？倒把我嚇住了！

其侄 我剛才說錯了。您瞧，奶奶，這邊是死的；那邊是活的！都是蒼蠅！

其母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幹什麼收這麼些蒼蠅？這也是拿去放生的麼？

其侄 不是，不是，這是伯父賣給外國人去炸蒼蠅油的！

其母 阿彌陀佛，造孽造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不知他爲什麼要這樣殘忍的踐

蹋性命。

其侄 伯父說蒼蠅是有毒的！

其母 我看不是蒼蠅有毒，倒是他有毒呢！

其侄 他說蒼蠅是人類的仇敵！

其母 蒼蠅倒不是人類的仇敵，他確實是蒼蠅的仇敵！

其侄 哈哈哈哈哈……

其母 笑什麼，大傻瓜來，替我一簍一簍的搬出去放了，今天正是我放生的日子！

其侄 這我可不敢，奶奶！

其母 來！快來！

其侄 這都是大洋錢買來的，奶奶！

其母 用不着費話！

小五 侄少爺，老太太既是叫您倒，您就倒吧；假如倒了，我們也可以多做點買賣。你懂我

的意思嗎，侄少爺？

其侄 好吧！

其母逼着子平和小五一簍一簍的往外倒。他們倒一簍，她則說一聲「阿彌陀佛。」

其母 還有這邊呢？

其侄 這邊都是死的！死的就留着吧？

其母 罪孽！罪孽！這麼些性命！我要走了，我簡直不忍看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其侄 讓我送你走，奶奶！

其母 用不着，子平，你伯父回來，告訴他，叫他少作點孽！

小五 我說侄少爺，這倒好，可以讓此地的窮人多養些蒼蠅買賣！可是我們也得走，不然這罪過都要歸在我們身上了！

其母 這一窠不是嗎？

其侄 是的，奶奶，那是一窠特別大的大頭蒼蠅！

其母 也替我放了，趕快阿彌陀佛……

子平和小五正抬着最後一窠蒼蠅往窗外倒時，洋人與富紳博士從裏面出來，見此現象，不覺大驚。

博士 噯呀！媽媽！

芥 蠅 世 界

其母 造孽！孩子！

博士 氣死我了！真正氣死我了！

其母 阿彌陀佛！真正阿彌陀佛！

幕落時，外面彷彿有許多民眾喊着：『蒼蠅世界』、『這真是蒼蠅世界』

——幕——（全劇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二〇一九七)

佛西戲劇集第三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熊佛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潘同贊)

四〇一〇上後

82

213321

